



校刻日本外史

豊臣氏

十六七



リ5
15688
9



115
15682
9



若一作
君下同

日本外史卷十六

德川氏前記

豐臣氏中

秀吉之在關東也。遊於鎌倉。觀源賴朝塑像。進撫其背曰。若我友也。徒手取天下。唯有吾與若而已。然若承籍名族。不如吾起人奴也。吾欲遂略地至明。若以為何如。初秀吉為織田氏徇山陽。請攻韓及明。後常思成其志。明主嘗與足利氏修好。而韓兩屬其間。常奉朝貢於我。及足利氏衰。我西南海盜數侵明境。明韓皆與我絕。而海賈互市不絕。我對馬島距韓甚邇。島主宗氏世置吏于韓釜山浦。至豐

日本外史卷十六



臣氏時。明民或有來投者。秀吉聞明主朱翊鈞失政。武備不具。益思窺之。其定畿內。以橘康廣嘗諳韓事。擢爲使者。徵朝貢于韓。不得要領而還。秀吉疑其與韓有私族誅之。及定西海。宗義智送欵焉。秀吉命掌使事。將伐關東。遂遣義智與僧玄蘇往韓。會琉球入貢。秀吉囑其國求通於明。曰。明不聽我言。我當發兵伐之。琉球王尚寧告之明。明不聽。義智至韓。韓王李昭乃使其大臣黃允吉金誠一隨而入貢。秀吉旣至。自伐關東。見韓使者。乃命史作書以答之。曰。日本豐臣秀吉。謹答朝鮮國王足下。吾邦諸道久屬分離。廢亂綱紀。阻格帝命。秀吉爲之憤激。被堅執銳。西討東

伐。以數年之間。而定六十餘國。秀吉鄙人也。然當其在胎。母夢日入懷。占者曰。日光所臨。莫不透徹。壯歲必耀。武入表。是故戰必勝。攻必取。今海內旣治。民富財足。帝京之盛。前古無比。夫人之居世。自古不滿百歲。安能鬱鬱久在此乎。吾欲假道貴國。超越山海。直入于明。使其四百州盡化我俗。以施王政於億萬斯年。是秀吉宿志也。凡海外諸蕃。後至者。皆在所不釋。貴國先修使幣。帝甚嘉之。秀吉入明之日。其率士卒會軍營。以爲我前導。因遣平調信玄蘇與偕。韓王得書疑懼。誠一以爲虛喝。王使之私饗二人。探其情實。調信曰。我主欲通明。明不答禮。故欲伐之耳。貴國盡

居間和解之。誠一依違。玄蘇厲聲言曰。今日之議。不得首鼠兩端。不欲講和。乃欲戰耳。因辭訣還。韓始懼。稍修邊備。明亦聞之。申嚴海防。天正十九年夏。秀吉復遣義智責昭。在釜山旬餘。不得報。怒而還。秀吉志益決。秀吉初無子。先是姬人淺井氏生男鶴松。秀吉絕愛之。是歲鶴松大。乃悲哀累月。心忽忽不樂。因屢出遊。以自遣。一日登清水寺閣。西望謂從者曰。大丈夫當用武萬里之外。何自悒鬱為。乃還。大會諸將帥。謂之曰。吾籍諸君之力。平定海內。亦可以休矣。特諸醜夷有阻。王化者。吾深羞之。吾欲以邦治委內府。而自將入朝鮮。以其兵為先鋒。以入於明。彼拒我命。則

一無因
字

擊滅之。遂自遼東直襲北京。奄有其國。多割土壤。以予諸君。使諸功臣皆厭其望。不亦快乎。我籌之已熟。事非甚難。諸君其能為我出力耶。諸將帥愕眙相視。莫敢對者。浮田秀家進曰。殿下舉此無前之事。誰不努力者。眾莫敢異議。內府謂秀次也。秀次時為內大臣。敍正二位。於是秀吉奏請遣諸將之國。各具兵食。命九鬼嘉隆造大艦數十艘。大廳聞秀吉赴海外。憂恐至廢寢食。乃議使秀家代往。而自出陣肥前。以為策應。乃大築于那古那。建為行營。十月。分朝鮮地圖于諸將。部署其所嚮。分西南四道兵為八軍。以嚮韓之八道。主計頭加藤清正將第一軍。攝津守小西

築一作
城

日本外史 卷之十一
三
行長將第二軍。鍋島直茂。相良賴定。屬清正。宗義智。松浦
鎮信。有馬義純。屬行長。兩軍迭爲先鋒。大友義統。黑田長
政。將第三軍。島津義弘。毛利高政。伊東祐兵。將第四軍。福
島正則。長曾我部元親。將第五軍。蜂須賀家政。生駒親正。
將第六軍。小早川隆景。毛利秀包。立花宗茂。將第七軍。毛
利輝元。將第八軍。別置水軍。以九鬼嘉隆。脇阪安治。加藤
嘉明。來島康親。將之。秀俊將藤堂高虎。率大和軍屬焉。水
陸九軍。總十五萬人。織田秀信。中川秀政。石田三成。增田
長盛。大谷吉隆。糟谷武則。片桐且元。與淺野左京大夫。將
游軍六萬。以備應援。而秀吉自以秀俊及德川公。前田利

家。浦生氏鄉。上杉景勝。結城秀康。最上義光。佐竹義宣。伊
達政宗。南部信直等。畿內東北三道將士十萬自衛。以明
年三月盡會行營。秀吉乃上書乞骸骨。讓關白職于秀次。
自稱太閤。於是宗義智戒釜山吏卒。稍稍引還。韓人來窺
其府。間然無久。乃驚怪。修守備益急。文祿元年正月。秀吉
召加藤清正。賜之記幟曰。吾代毛利氏時。先右府所賜也。
召小西行長。賜之名馬曰。以驅突鬚虜。清正素鄙行長。不
相善。於是謂之曰。予用賜幟爲號。予號何用。行長對曰。我
起藥高。當用藥囊耳。自是益相隙也。二月二十八日。秀吉
發京師。或曰。盍以善漢文者從。秀吉笑曰。吾此行。將使彼

用我文耳。四月。至安藝。謁嚴島祠。投百錢。祝曰。吾而勝明。面者居多。乃投皆面矣。衆大喜。蓋豫糊谷兩錢也。遂至那古那。諸軍會者。凡五十萬人。糧食稱之。於是先遣水陸九軍。發大礮。闕而揚帆。蔽海而渡。至于風本。阻風十日。風稍定。行長與義智素諳海路。潛拔其軍。不告衆先發。至豐崎。平明。諸將乃覺之。清正怒而發。風益甚。不得進。行長促航師發。豐崎。冒濤而進。十三日。達于釜山。釜山守將鄭撥出獵。聞警馳還。行長隨攻其城。立拔之。生擒鄭撥。遂分兵徇慶尚道。陷西生。多大浦。斬多大守將尹興信。問其捕虜以要害城寨。曰。東北有東萊。距此三十里。行長謂其衆曰。

諸君戰疲。當休。然使東萊爲備。吾力不能下。而諸將隨至。則奪功於人矣。宜急擊取之。衆奮從之。乃進攻東萊。半日拔之。斬首千餘級。守將宋象賢不屈。行長收葬之。進陷梁山。至鵲院。韓兵據險拒之。我兵攀山。迥出其背。韓兵顧而潰。韓巡察使金晬聞東萊急。自晉州來援。不及。乃諭諸郡縣避我兵。清正後行長三日。至釜山。聞行長已前進。切齒曰。悔爲堅子所先。吾豈踐其迹乎。乃轉取別路。縱火慶州。走其守將。斬首千五百級。轉鬪而進。所向皆靡。秀家聞行長深入。謂其將佐曰。彼自我家起身。吾爭功而不援。使彼成於敵。不獨負太閤寄任之意也。乃踰次發舟。八軍相

繼上陸。韓諸道競報警於國都。韓王命李鎰申砮為大將。使金誠一拒慶尚右道。金功拒慶尚左道。行長方圍金海。黑田長政援至。刈禾填塹以陷之。引兵出左右道之間。絕其應援。進陷尚州。鎰已至州城北。觀城中火起。遣騎來候。行長望視之曰。我且奪其膽。潛使銃卒伏橋下。銃之墮馬。鎰軍動。行長以大衆出張二奇兵劫之。鎰駭走。歸申砮於忠州。砮收忠清道兵八千。欲守烏嶺。聞尚州陷。不敢進行。長進至烏嶺。視其險阨。使輕卒先行。周踐山谷。無敵。笑曰。朝鮮兵不要我于此。吾知其莫能為也。乃踰嶺至丹月驛。分兵為二。擊申砮于彈琴臺下。斬之。遂取忠州。而與清正

會。諸將皆至。乃相見于城外。議進取其京畿。清正曰。攝津守多功矣。至政國都。先鋒當見屬僕也。行長曰。吾與子並受約束。子何擅更之。對曰。子之不告而發。亦出約束乎。二人忿。欲鬪。諸將解之曰。大敵在前。何私鬪為。鍋島直茂曰。太閤令二公迭為先鋒。今盍分道往。聞道有_二自南者遠。自東者近。近者有漢江之險。唯二公所擇。清正曰。吾寧取險而近者矣。議乃定。行長間使人先馳之。漢江奪其南岸。舟。清正遂發。遇韓使李應舜于途。捕之。初。行長獲蔚山守將李彥誠。送書韓王招降之。使彥誠齎去。彥誠不敢白。及取尚州。乃獲應舜。予之太閤券書。使還責彥誠之報。且召

李德馨。德馨嘗接我使人者也。韓王乃遣德馨乞降。途聞忠州陷。使應祥先往訶之。乃為清正所捕。遂誅之也。德馨走去。韓已聞李監敗。大怖。而猶屬望申砬。晦日有騎馳入都門。民迎問。對曰。申總兵歿矣。關白軍將來矣。都城大擾。王與世子夜駕奔平壤。告急於明。遣王子徵兵諸道。留都元帥金命元副元帥申恪。以舟師扼漢江。命元聞清正至。措疑兵遁。清正抵江。無舟可渡。立望北岸久之。笑曰。敵舟有鳧。是無兵也。令善泅者往取其舟。以渡。五月四日。至都城。南大門有兵守門。視其旗幟。皆小西氏號也。蓋行長渡驪川。走敵將元象。先一日自東大門入。王已遁矣。清正益

怒。居十餘日。諸將皆至。秀家自居國都使。諸將各圖進取。金命元退守臨津。呼申恪。恪不從。獨屯揚州。命元怒。恪違節度。請王誅之。會咸鏡南道兵使李悺來援恪。與浮田氏兵戰。大破之。而命元遂斬恪。王聞捷。遽赦之。不及。乃遣申砬及韓應寅助命元守津北。我兩先鋒與長政合兵。軍津南。相持十餘日。伏精兵而佯卻。砬欲追之。其裨將劉克良止之。不聽而渡。應寅亦濟。遇伏驚走。三將還擊。大破之。擒砬及克良。其兵死傷若弱者萬餘人。命元應寅走歸平壤。我軍乃濟。至安城驛。乃探鬪定軍所向。行長得平安道。清正得咸鏡道。而長政得黃海道。皆引兵北入。而韓將李洸

尹國馨金晬以全羅忠清慶尚三道兵五萬騎入援王城。至龍仁見我兵壘山上挑戰我兵不出已而瞰其懈出擊大破之。當此時自國都至釜山數十城烽火相應皆為我兵所守。以與行營通聲息。秀吉乃遣石田三成增田長盛大谷吉隆引游軍六萬赴援。伊達政宗亦請而往。三奉行入韓宣令褒功。行長既徇平安至大同江遺書於平壤。復召李德馨使平調信玄蘇相見江中招降之。議不諧。二人曰。若庄第導我伐明不則併夷滅之。乃還。六月韓王留左相尹斗壽元帥命元守平壤而自走寧邊。欲入咸鏡。聞清正在焉乃走義州。令右相柳成龍發兵益於命元固守。

以俟明援兵。命元與行長等夾江相持。伺我兵稍息夜遣精兵濟襲之。行長叱衆起令義智絕其後。擊破韓兵。韓兵亂淺而走。行長曰。是可亂也。舉軍從之。斗壽命元棄守。走。行長入城得韓積粟十餘萬石。使使還趣國都諸將欲與俱西。曰。太閔志主伐明。今已取平壤。平壤以西莫復支者。自鴨綠江至明北京不過百餘里。吾之全軍卷甲趨之。使彼不及備。可以得志矣。秀家與奉行答曰。全羅江原二道未定。我未可深入。我水軍將循全羅而北會于黃海。然後水陸並進。是萬全之策也。乃分諸將守國都平壤間諸城。大友義統守鳳山。黑田長政守白川。小早川隆景守開

城以備應援。行長日望水軍至。水軍諸將既發。釜山與慶尚右水使元鈞戰。破之。遂出全羅。藤堂高虎聞韓候船在唐島。以飛船赴之。奪其百餘艘。上島焚虜營。全羅水軍節度使李舜臣。以艨艟鬪艦數千艘在巨濟洋。諸將集飲于毛利勝信營。議進戰。脇阪安治曰。先以大船巨炮挑戰。然後奪其船。如藤嘉明曰。是劫而去之。非挑而奪之。挑而奪之者。宜以小船示弱。及敵近。決戰。不則太閤謂水軍將士不欲戰也。安治曰。此事至重。敗則陸軍亦不能振。予胡猖狂。乃爾。嘉明怒。高虎居間和解。勝信曰。諸公受命於千里海外。忠告不隱。務利公事。太閤多良臣。如此何憂於戰。

因侑酒。酒數行。九鬼嘉隆曰。今夜三鼓解纜。且日進戰。船之大小。隨宜耳。嘉明潛起如廁。招其軍吏。先期而進。比曉。以走舸三艘。直衝敵列艦。奪其二十艘。諸將繼進。舜臣卻我軍追之。入洋中。舜臣乃縱左右翼。以巨煩擊碎我船。來島康親歿之。安治苦戰。亡其衆。而退。舜臣因屯閑山。以拒我水軍。我水軍是以不能合陸軍。陸軍亦未遂能進也。明主翊鈞聞秀吉兵入韓。則恐會其國西北邊有亂。大將李如松率諸軍屯寧夏。國都兵寡。明主召其大臣。問韓當援否。大臣曰。和窺明久矣。而明之屏在韓。韓先被和兵。而明不援。韓且折而入和。和韓為一分利於明。合兵戮力。以出

遼東則勢如建瓴。水于屋矣。顧韓民畏和兵。而心不服焉。我遣一將助韓王。以招聚之。因其力以捍禦東北。是名以明援韓。而其實以韓援明也。明何患於和哉。明主從之。遣其將祖承訓。史儒算將援韓。而下書琉球暹羅。為侵和之勢。以縻秀吉。使其勿航海西北嚮。而大廳有疾。謂秀吉已航海也。憂疑疾篤。秀吉聞之。馳歸覲之。至則已薨。當此時。承訓儒算既入韓。二將皆遼東勇將。數與胡戰。有功。甚輕和人。和人前掠明疆者。皆海盜甲仗。敵惡。明人狃見之。以為豐臣氏兵亦如是也。於是至嘉山。問韓人曰。平壤和兵無乃走乎。曰。否。承訓舉酒祝曰。天使我成大功也。進舍順。

安營未定。行長偵知。夜遣輕卒劫其營。營亂。乃笑曰。此虜亦易與耳。明日自往。與明軍戰于安定。旗幟偉麗。人馬皆被鬼頭獅面。明馬駭行。長麾兵蹂之。儒算下馬。關中丸斃。時霖雨。我兵迫明人於淖。擊虜之。承訓挺身而走。行長因投書韓王曰。王盍導我伐明。明當我兵。猶羊群放一虎。王所知也。今遼東既無明隻騎。而我舟師十餘萬。又來自西海。未知大駕將復何逃也。當是時。韓猛將精兵多在咸鏡道。而為清正所阻。不能來接韓王。清正之入咸鏡道也。虜安城民三人使先導。二人辭。清正立斬之。其一入懼從之。至水興。聞二王子遁咸鏡北道。則大喜。留直茂賴定守永。

興而自以其輕兵日行數百里至鐵嶺踰而北北道兵使
韓克誠以六鎮驍騎逆清正于海汀倉北兵善射憑平地
馳突我軍多步兵不利卻會日暮收入倉內韓兵奮至圍
之矢下如雨清正排倉粟為城發銃拒之應手斃千餘人
韓兵退上鐵嶺而陣欲待旦戰清正夜分兵數千環敵而
伏旦大霧克誠將下嶺而我兵四面齊起大破之追北至
鏡城又大破之遂擒克誠縱火焚城聞二王子在會寧府
驅而赴之府韓極北也行五十日至焉府使鞠景仁懼拘
二王子使人來乞降且曰府內食盡王子不食三日願賜
之食清正許之欲自入城將校皆諫曰吾窺府內虜人填

毋莫作

咽我以寡兵入恐有變也清正曰虜何能為吾已失王不
可又失王子卽有變吾與王子決矣莫憾也乃與十餘騎
入城令饋者數十人人執一器隨而入韓人危疑張弓環
清正清正叱之辯其無他韓人不能解清正自開襟當箭
取印於懷印紙示之韓人捨弓拜於是清正拘王子及其
大臣黃赫金貴榮等使人護送之鏡城乃問景仁曰朝鮮
北境盡於此乎對曰然曰北隣何國曰兀良哈清正乃以
八千人進入其境攻城拔之既夜下令曰勿釋甲夜半
胡騎大至我兵力戰走之清正曰虜不意我至我一捷足
以報太閤矣乃收其貨寶引兵南還胡騎躡之清正自殿

比北一作

而退。終至海濱。西南望得高山。韓捕虜曰：富士岳也。清正下馬。免胄而拜。謂其騎曰：自吾辭太閤。謂日西北行矣。今望岳於西南。覺吾行遼遠也。乃歸。二十日至鏡城。八月。韓王自義州遣李賞、李元翼來攻平壤。者再。行長輒擊卻之。王亦聞清正已略定咸鏡。恐其與行長并力來襲也。益告急於明。明既得承訓。敗聞。舉朝震驚。大司馬石星說明主曰：秀吉兵乘勝而遠鬪。未可與爭鋒。且寧夏未平。復有事於遼東。不若且議和以紓禍也。因薦沈惟敬。惟敬越人。慧黠有辯口。遊燕與燕倡家僕鄭四善。鄭四嘗在對馬。惟敬以故略知和事。徼幸富貴。其友袁茂嘗納女於星星。因知

惟敬。召而與語。大悅。遂薦之。於是明主以惟敬為遊擊將軍。多資金帛。往說我軍。投書平壤。卑辭乞和。行長與宗義智。見惟敬於城北。曰：明即欲和。宜使使濟海。因徵數條。惟敬盡順其意。曰：歸取報。五十日復來。乃請畀平壤西北十里。和韓俱不相踰。行長許而遣歸。告狀於秀家。於是我兵在平壤者不復西下。而韓兵竊發諸道。沈岱者募兵朔寧。計復都城。秀家攻而斬之。鄭湛邊應井亦聚兵全州。筑紫廣門自慶尚入全羅。與湛應井戰熊嶺。斬之。而全州未下。九月。應井弟應星敗石田三成于馬灘。元豪敗蜂須賀家政于龜尾浦。遂攻毛利高政于春川。高政伏兵擒豪。遂定

伐一作

救一作
伏二十
二或作
三十二

江原。錫島直茂。相良賴定。在永興。取德原。咸興等七城。移
守咸興。清正自鏡城。以諸俘虜還。至蓮下。會韓兵二萬。阮
梁養山。清正擊破之。走其將梅天。直茂賴定迎之。相見于
橋中。賀其無恙。時已十月矣。清正返軍安邊。乃修金山橋。
州諸城。相與協心。按據韓人。當是時。諸將稟事秀吉。使舸
交於海中。是月。秀吉復奏請赴行營。天子詔曰。征戎之事。
一委將佐。勿輕濟海。秀吉拜謝而行。十一月。直茂以三千
人。與韓將李希得兵三萬。戰于咸興北。走之。斬首千餘級。
清正盡收咸鏡二十二管。遂議自北道長驅入遼東。未果。
行長亦以惟敬過期不至。乃怒。下令軍中曰。皆修行具。吾

將飲馬鳴。綠江也。義州聞之。荷擔而立。韓王飛書告明。明
羣臣議曰。惟敬說不可信。秀吉殊無退兵意。曷者以暑濕
取敗。今天寒馬肥。宜出兵也。翊鈞猶豫未決。懸令。有能獻
奇計復東藩者。購萬金。封伯爵。襲之子孫。莫敢應者。衆推
少司馬宋應昌曰。應昌去歲上書言。秀吉必來。是知兵矣。
翊鈞遂拜應昌為都御史。經畧東北。劉黃裳。袁黃為贊畫。
而選將兵者。李如松。稱材武。天下無雙。會其平寧夏而旋。
則拜為大將。率六將軍。東拒秀吉。期以十一月發北京。獨
大司馬猶持前議。復遣惟敬至平壤。伺秀吉意。惟敬留平
壤城中。與行長密定議以去。而如松等大兵已至遼東。惟

敬要之於路曰。媾將成矣。和人約棄平壤。界大同江而退。如松方銳意立功。弗憚惟敬言。欲執而斬之。應昌等說曰。宜舍此。因怠敵而襲之。如松從之。率渡鴨綠。會降虜爲我耳目者。爲韓相所摘發。皆就拘縛。以故不知明軍至。二年正月朔。如松至肅寧。使裨將查大受先往順安。大受使人來告曰。沉遊擊至。和議成矣。行長喜。亦使一將以二十人會順安。大受誘與飲酒。伏起。二十人搏戰。其三人走還平壤。行長大驚。丹波人內藤如安爲行長侍史。冒小西氏稱飛彈守。於是行長命如安往詰如松。如松慰解遣還。而六日以諸軍薄平壤。行長與宗義智等急修守備。馳使告

急於鳳山。使者未歸。如松已以先鋒攻含毬門。我兵擊卻之。其夜出襲李如柏營。不利。其明。明軍大至。如松攻小西門。如柏攻大西門。吳惟忠駱尚志攻北門。祖承訓攻南門。承訓欲立奇功。僨前收。我易韓人也。令其兵皆尚韓裝。故路阻不進。行長以爲韓人也。專扣西北。自率銃手。擊卻如松。如松益用大礮。火箭。毒烟蔽城。我兵殊死戰。承訓則脫韓裝。露明甲。鼓譟而登。行長驚。急分兵扣之。而西北卽陷。行長退保壯丹臺。明軍四面攀堞。我兵力拒。刀槍攢垂。堞如蝟毛。明兵死傷數千人。不能拔。退營城外。行長將木戶某說曰。鳳山兵不來接。吾以孤城抗大敵。終不可支。盡

退合於諸將以圖再舉。行長然之。卽夜潛率衆出城。至江
江水方合。踏而渡。至鳳山。大友義統已遁之。國都黑田長
政在白川。聞敗。引兵迎行長。代殿而退。明軍不敢追躡。終
至國都。韓人聞之。所在並起。以應明軍。宋應昌等謀曰。秀
吉將帥皆萃正城。而加藤清正者。懸孤軍在咸鏡。聲聞不
通。可虛喝而取也。使辯士馮仲纓以譚說清正曰。和無故
攻韓。韓告急於明。明皇帝大怒。遣大兵救韓。復平壤。復開
城。遂復國都。擒浮田小西。盡逐其兵。今琉球暹羅諸國。歷
和境。而足下猶守韓。欲爲誰乎。皇帝聞足下高義。使使片
爲報告之。爲足下計。莫若速返韓王子。收軍歸和。否則明

軍四十萬驅韓兵而東。直萃於安邊。足下雖欲服明得乎。
清正使侍史答之曰。清正知奉國命而戰。不知聽明令而
和也。歸語明主。我有敵甲。獨兵近苦無事。貴國來伐。已聞
命矣。而咸鏡之途險扼。騎不可比行。卒不得成列。兵之來
日一萬而已。吾迎而擊之。日殺一萬。四十日殲之。日殺
二萬。二十日殲之。旣殲而西指。度遼破燕。奉大駕於海東。
清正可以復命矣。仲纓走歸。當是時。明軍乘勝鼓行而東。
國都將吏令大同以東諸城。撤守來會。諸城皆聽命。獨小
早川隆景與毛利秀包立花宗茂弗肯曰。吾輩竭力報國。
固在今日。且明軍勝而驕。易與耳。三奉行促之甚急。乃退。

未至王城三十里而軍。明軍進入開城。遂渡臨津。查大受為其先鋒。值宗茂于礪石嶺。宗茂擊破之。斬百餘人。如松乃盡引其軍而至。隆景以三萬人邀擊于碧蹄館。大戰良久。宗茂與秀包橫擊之。如松初以火器襲平壤。一戰得志。謂和兵不足復畏。乃輕進。不具銃礮。以短兵接戰。我軍兵銳及利。縱橫揮擊。人馬皆倒。莫敢當其鋒。我兵呼聲動天。遂大破明軍。斬首一萬。殆獲如松。追北至臨津。濟明兵于江。江水為之不流。如松痛哭徹夜。聚敗軍退入坡州。韓將相請其再進。不肯。時天雨水。釋如松託言。坡州多泥。不可為營。遂退入東坡。二月。猶雨。明馬多病斃。我兵縱火而進。

如松退入開城。遣人還明。稱疾請代。而韓人送我者不衰。我兵在平州者亦為韓將權慄所敗。秀家等乃使使召清正。清正平橋中寇。斬首虜三千餘級。與直茂預定。皆之都城。明兵相驚曰。清正自北道統襲平壤。扼我歸路。如松大懼。留諸將守臨津。而自退入平壤。秀吉使毛利秀元加藤光泰細川忠興等七將赴援。三月。攻晉州。晉州城險。韓王之奔。置其重器。以精兵二萬守之。七將皆大敗。退入都城。都城傍有龍山倉。我兵仰食焉。查大受李如梅潛兵火倉。而金命元等軍臨津南。絕我糧道。已而我與明軍皆大疫。三奉行以糧竭欲退守釜山。光泰曰。糧竭寧食砂。國都不

賂賄
作

可棄也。清正亦爭之曰：吾以孤軍破強胡數萬，明韓兵何足為意？何不奪其糧？三成曰：公宜往奪，不得取助於人。清正曰：諾。即夜以手兵襲明軍，奪糧而還。時如松使沉惟敬計和，惟敬赴北京報曰：秀吉欲封日本國王，如足利氏故事耳。因與石星定議來韓都城，厚賄行長曰：太閤歸韓，則割慶尚全羅忠清三道封為王。行長等素不學，不諳封王故事，以為王於明之謂也。欲許之，已而知其非，惟敬巧彌縫之。清正不可其議，行長與三成奉行皆懷歸，乃報秀吉曰：明人欲尊殿下為皇帝，秀吉即許和，惟敬請解都城兵。諸將乃焚城更殿而東。如松乃肯進，韓相柳成龍請尾擊。

折
作

之乃遣李如栢等萬餘人，觀我陳整，不敢迫。諸將至慶尚，起蔚山東萊金海巨濟等十八屯，以俟秀吉。明主以孫鏞代宋應昌，遣劉綎、吳惟忠等分守星州、居昌諸城，而使謝用梓沉一貫沉惟敬來謁秀吉于行營。秀吉饗明使者，還之。遣小西如安與偕，放還清正所俘二王子大臣以下，以大友義統不救行長，罰奪其封，遂令在韓諸將屠晉州以償前敗。六月，諸將合兵圍晉州，城兵益熾。我軍填濠，蒙竹梯仰攻，城上矢石如雨。清正造龜甲車，牛革包之，載以死士，穿城足樓櫓崩折。清正與黑田長政先登，諸將繼之。斬城將徐禮元、金千鎰等，虜六萬餘人，夷城池而還。醜禮

元首獻之行營。仍屯故地。韓王大驚。訴之明。李如松今沉
惟敬來見。行長曰。公等許和。未十日有晉州之事。何也。行
長怒曰。汝請和。而明兵入韓者益衆。何也。惟敬語塞。去至
北京。請石星召還如松以下。獨留劉綎。吳惟忠等萬人。明
主疑如安。不敢納。舍之遼東。秀吉亦以如安久不還。意惟
敬欺。已日夜謀議軍事。黑田孝高私語同僚曰。吾聞外征
諸將有威無恩。所過無不殘滅。夷民逃匿。野毋青草。是得
其地。果何益哉。且聞兩先鋒爭功相閱。法令抵牾。衆莫知
所從。而浮田宰相不能制之。夫浮田非統御之才也。能堪
此任者。非德川則前田。若孝高而已。秀吉側聽而首肯之。

已而大召諸將。會議行臺。曰。朝鮮之事。如今日狀。則何時
定乎。乃公不可不自往也。吾留家康使守吾邦。無復所顧
慮焉。今舉國內兵。雖少。猶可得三十萬。因顧諸將曰。利家
汝將五萬。曰。氏鄉汝亦將五萬。吾親將十五萬。為中軍。左
右汝二人。掃蕩朝鮮。直入于明。疾具兵艦。吾意決矣。德川
公弗懌。謂利家氏鄉曰。二公擢于羣中。榮孰大焉。僕少小
事弓馬。今雖老矣。猶足以當一面。何居守為。二公幸推輓
之。彈正少弼進曰。德川公勿復言。臣視殿下近狀。彼為野
狐所憑。爾秀吉怫然。扣刀而跪曰。吾為狐憑。有說乎。無說
則死。少弼對曰。有說也。饒使無說。臣固不辭死。且如臣等

十一作

頭雖到千百何足惜乎顧天下纔定瘡痍未愈人人希休
息無為而殿下乃興無故之軍以殘暴異域使我父子兄
弟暴骸骨於海外哭泣之聲四聞加之漕轉賦役之相因
所在盡為荒野當是之時殿下舉趾則六十州之寇賊
雷動風起雖有德川公安得鎮定之乎是其所以願外征
爾臣恐殿下舟師未達金山而根本之地已為他人所據
是勢之最易覩者使殿下有平昔之心豈有不察於此不
察於此故謂之狐憑耳鄙語曰鼈欲咬人反咬於人殿下
之謂也秀吉益怒曰狐乎鼈乎吾且舍諸以臣罵君不可
舍也將拔刀斬之利家氏鄉進擁之曰臣等在此苟欲行

誅戮不必勞親手因斜視少弼曰可去矣少弼乃徐起還
舍待罪數日有上變事者肥後賊梅北舉兵取佐敷城秀
吉大驚急召少弼謝曰吾甚慚於汝也命汝兄幸長為大
將往定肥後因命德川公以其將木多忠勝助之未發肥
後人斬梅北來獻乃止命少弼拔定其國減營戍卒八月
淺井氏復生男秀吉大喜使前田利家攝軍事而自歸大
坂命所生男幼字棄丸長曰秀賴韓上乃敢歸都城清正
喪其俘心甚不憚又知和議必不成十月進攻安康大
破之虜尤畏清正呼曰鬼上官時韓野多尸虎豹群至我
將士留戍者因大獵之殺獲無數搃其尤大者以獻焉三

年正月。大城于伏見。興卒二十五萬人。將帥萬石以上皆助役。三月。秀吉與秀次及德川前田諸將遊吉野。四月。浴有馬溫泉。是年。加藤光泰卒。初石田三成以韓都之議不合。隙光泰甚深。遂毒之也。嗣子貞泰猶幼。彼邑美濃。以甲斐賜淺野氏。當是時。韓成未撤。韓上數促明定和。十月。明主召如安。石星命沿道供帳。十二月。至燕。早就拜於其館。待以上公禮。厚賂之。使曲成其媾。如安諾之。居數日。明主延見之。如安騎而入。至闕。稱曰。陛下之如安昂然不下。入見明主。明主令諸將相入。會于左闕。悉問秀吉意。如安所懇。勉副星意。明乃定封一議。遣正使李宗誠副使楊方

亨以沉惟敬為導。惟敬歛望。且難星曰。前約七事。今止封冊。事必不成。星弗聽。如安與三使皆發。四年。二月。蒲生氏鄉卒。幼子秀行嗣。尋徙之下野。以會津封上杉景勝。三月。伏見城成。秀吉徙居。以俟明使者。置淺井氏于淀。世呼淀君。淀君既生秀賴。而秀次無避位之意。以故秀吉城伏見。欲以讓秀次。而予秀賴以大坂。也。秀次為人頑放。其留守聚樂。淫虐日甚。漁色不論貴賤。右大臣晴季女新寡。而有孤女。秀次并取。母了壁之。上皇崩。而數日出獵。手刃逆臣。夜出戕行人。自櫓上銃人為戲。至欲剖孕婦。世呼曰殺生關白。以殺生與攝政音相近也。田中吉政為其傳。數諫之。

乃託事遠吉政。秀吉之再赴行營也。外議以為秀次當代
行而殊無行意。黑田孝高說之曰。殿下之威靈可謂甚矣。
文武之轂相擊于門。天下士民視其喜怒以為慶弔。殿下
知其故乎。秀次曰。吾為關白故耳。曰。否。殿下不以太閤為
叔父。則能得為關白乎。太閤年已六十。猶枕甲而眠。而殿
下恬然獨縱嗜慾。何不自省乎。夫位極乎人臣。而望不厭
於天下。怨之所萃。奸之所乘也。臣竊為殿下危之。為殿下
計者。宜赴那古耶代統軍事。太閤已倦兵事。必喜許之。立
功自固。誰得動之。願殿下熟思之。蒲生氏鄉亦勸其濟海
自請為其先鋒。秀次皆弗納。有流言關白謀反。秀吉弗問。

及秀賴生。秀次自疑被廢。益不聊賴。石田三成增田長盛
與之有郤。希秀吉旨。數惡之。初常陸介木村重茲有寵於
秀吉。而為三成奪其寵。乃結於秀次。秀次自知取怨多也。
每出遊。輒具鎧仗。又厚贈諸侯伯。而與之誓。三成長盛因
證其有反形。七月。秀吉使三成長盛及前田玄以就詰問
之。秀次大駭。獻誓書七通。秀吉意稍解。翌夜。重茲乘婦人
車入聚樂。盡漏而出。三成偵知。以告比曉。秀次促德川氏
嗣子。使朝參。欲因叔為質。嗣子走歸。伏見。毛利氏亦獻秀
次所擬誓書。秀吉大怒。使使召秀次。秀次愛將吉田修理。
請假萬人夜襲。伏見。弗聽。遂赴謁。不許見。命放之高野。附

僧興山監守焉。興山南征時首納款者也。於是奏請削秀次在身官爵。廢為庶人。三成勸遂殺之。潛諷興山促其自殺。秀吉遂遣福島正則就賜死。然冀興山乞其命也。正則還獻秀次首。秀吉愕然曰。山僧無情。三成請而梟之。京師併其妻兒及姬妾三十餘人皆斬之。瘞之。次名曰畜生塚。毀聚樂。徙諸邸第于伏見。召賞吉政。分秀次地予福島正則。以清洲誅夷木村重茲以下。重茲有遺腹子。曰重成。其母嘗乳養秀賴。以故秀吉召祿重成。任長門守。以隸於秀賴。三成既誅重茲。遂誣伊達最上氏黨秀次。有匿名書曰。伊達最上欲分豐臣而霸秀吉。笑曰。是怨家所為耳。乃

俱投
作俱及

皆釋之。淺野左京大夫書記片川藤助者。亡命歸三成。三成使偽作舊主通聚樂書上之。因發兵圍淺野氏前田利家。為白其寃。秀吉捕鞫藤助得實。乃還於淺野氏。傑之。先是。大納言秀俊卒。秀俊亦昏暴。嘗觀蜻蛉瀑。命左右自投于湫。左右與之俱投。無嗣。國除。以郡山子增田長盛以藤堂高虎為今治城主。當是時。明三使已入韓境。疑懼不敢進。請我撤兵。諸將不得已。約成于釜山。未肯濟海歸。李宗誠貴族子。日夜思歸。惟敬因欲逐而代之。慶長元年正月。小西行長歸告和成。惟敬私從之。以地圖兵書蟒服及燕代良馬三百匹獻秀吉而去。休宗誠曰。和敗矣。秀吉兵將

來凱我輩。四月宗誠遁去。楊方亨問計於惟敬。惟敬曰。有兩語。汝慎記之。舉我大明奉承日本而已。明主遂以方亨爲正使。惟敬副之。多出金帛資惟敬。齎封冊促往。因令韓發使韓以和議未固。依違不從。獨使黃慎補於長從之刻。日發。五月秀吉以秀賴朝見詔。敘秀賴從二位。任右近衛中將。六月明韓使者濟海。我諸將乃留兵釜山而凱旋。行長嫉清正。清正惡於三成而行長善之。與俱譖之。清正至伏見。秀吉不許見。乃就增田長盛請中救。長盛曰。子宜謝於治部。清正曰。吾死不能。乃歸第俟命。七月京畿大風霾。地大震。伏見城壞。壓死數百人。清正曰。吾寧犯罪。不可坐。

視乃從卒二百入省。秀吉與大人席地而坐。目清正呼其幼字曰阿虎。若來何速。清正因前訴冤。畫地而語。陳其軍勞。秀吉顧謂夫人曰。彼肥哲丈夫。今至自朝鮮。何驚且悴也。乃命守其門。三成以下踵至。不得入。有傳命者。特納三成。清正大聲令其卒曰。使短小俊豎入。且日。秀吉召見清正。推問海外戰狀。泣下曰。阿虎襁褓育於我。乃類我也。遂愛遇如故。時震仍不止。德川公夜率兵入衛。秀吉曰。不知皇宮何如。吾當與卿省焉。乃遽出。從者未屬。德川公以其兵擁之而行。道路昏黑。德川公從者有擊其袖者。公不敢顧。秀吉談笑而行。脫刀授之曰。吾老矣。覺刀之重矣。

日本外史 卷之十一
以煩卿也。公不敢執，乃授井伊直政。已而秀吉從兵踵至，遂入朝。還過方廣寺前，見大佛倒裂，罵曰：「我為若不憚勞費，將使若濟度衆生，今已身且不能保，何負我也！」因呼弓射之，還乃修伏。見城更作牙城于木幡山。八月，明韓使者共至界浦。二十九日，造伏見。秀吉使柳川調信責韓使者曰：「吾收兵而汝國未獻三道，今又不使王子來謝，再遣之恩，乃遣微者辱我，我不許汝入見。」二使因行長謝，弗聽。九月，二日，使毛利氏列兵仗，延明使者入城，諸將帥皆坐。頃之，秀吉開帷而出，侍衛呼叱，二使懼伏，莫敢仰視。捧金印冕服，膝行而進。行長助之畢禮三日，饗使者。既罷，秀吉戴

冕被袞衣，使德川公以下七人各被其章服，召僧承兒讀冊書。行長私囑之曰：「冊文與惟敬所說或有齟齬者，子且諱之，承兒不敢聽，乃入讀冊于秀吉之傍。至曰：『封爾為日本國王。』秀吉變色，立脫冕服，弛之地，取冊書扯裂之，罵曰：『吾掌握日本，欲王則王，何待髯虜之封哉！』且吾而為王，如天朝何？乃召行長，誚讓曰：『汝敢欺罔我，以為我邦之辱，吾將併汝與明使者皆誅殺之。』行長股栗，諉罪於三奉行，出書牘數通為證。承兒亦救解之，事纔得止。而秀吉怒未釋，即夜命加藤清正、大谷吉隆、石田三成、增田長盛，逐明韓使者，賜資糧遣歸。使謂之曰：『若亟去，告而君，我將再遣兵。』

屠而國也。遂下令西南四道發兵十四萬人。以明年二月
悉會故行臺柳川調信私囑黃慎曰。太閤意已決矣。速獻
三道使王子來謝。不則貴國復被禍矣。惟敬猶疑其虛喝。
已而見沿道治兵狀。則大驚奔去。秀吉初養夫人姪秀秋
為子。出嗣小早川氏。於是以為大將。以浮田秀家毛利秀
元副之。以黑田孝高充其參謀。以清正行長充其先鋒。使
行長立功自償。諸將皆前役所遺。已諳海外事宜。以故秀
吉不復親出。自居伏見。遙授方畧。置吏于那古耶。以司諸
道糧運。二年正月。明使者至。明佯報秀吉受封拜舞和議
全成。因私賈海外珍寶。號為日本幣物。已而吳越將吏上

變告曰。秀吉先鋒加藤清正已擁二百艘上機張矣。明主
因詰方亨。得實乃誚惟敬。惟敬慚謝。因曰。秀吉責韓而已
矣。不久將去。明不信。乃戒東北守備。復大募兵。遣邢珪楊
鎬麻貴楊元劉紘董一元等率而東下。諸將皆以智勇聞
其國者也。我兩先鋒已濟海。并其戍兵。行長軍釜山。清正
自機張攻梁山陷之。軍于西生浦。韓人懲創前役。逃竄駭
散。清正榜諭之曰。太閤命吏責問朝鮮王。屯兵東邊。以俟
其報。汝民各安其居。勿敢擾亂。二月。孝高奉秀秋至釜山。
因山海之勢。列壘寨。聯舟艦。以為根據之地。出令禁暴掠。
而諸道望風潰奔。時韓地荒廢。無糧可因。我海運亦未達。

諸將以故不輒進。聲言朝鮮獻三道如約。乃止不復深入。韓王使李元翼守烏嶺。而自奔海州。告急於明。明君臣歸罪於石星。奪其官。且議曰。割地之議出於惟敬之託言。忠清。韓之府藏全羅慶尚。韓之門戶皆其重地。而明之海路亦恃爲藩屏焉。今予之秀吉。秀吉以爲取韓犯明之資。彼之舟帆晨發夕至。天津登萊。非明之有也。因宥惟敬。使往更爲說。以弭和兵。清正行長使人返告韓。不獻地。秀吉報曰。當俟韓穀熟。進入全羅。以攻諸城。必攻破而後已。且戒行長等曰。前使我不得志者。全羅水軍也。此行必報之。惟敬在南原。明主數責其効。韓人亦指日之曰。是左右賣國。

反覆之臣也。罔明欺和。而使韓受其弊。惟敬大窘。又聞石星已下獄。則恐因度以爲行長主和。清正主戰。不若先退清正。因遺書清正曰。三國講和。將歸無爲。而足下勸大閣敗之。明主命邢總督以精銳七十萬。將首擊足下。足下速請和弭兵。不然禍不旋踵。清正答書曰。吾度病朝鮮兵羸弱不足與較。今當明軍作一快戰。吾所願已。惟敬得書。不知所爲。乃因行長欲投歸於我。行長許之。邢珣在遼東。聞之曰。彼入日本。必爲我腹心。害者乃令楊元伏三千人。要其走路。捕之。尋被誅。而我與明遂絕。明軍已至全羅。楊元在南原。陳愚衷在全州。韓將元鈞在開山。唐島水陸相援。

日本外史 卷之十一
以守全羅。七月。我水軍諸將議攻唐島。藤堂高虎脇坂安治先發。韓以數百艘逆擊。高虎安治親揮槍力戰。加藤嘉明後至。遇敵一大艦。艦上列卒。張弓持滿擬之。嘉明拔刀躍入其艦。敵不敢發。嘉明立斬數人。遂奪其艦。諸將因奮擊。大破之。元鈞收兵守開山。而明將楊鶴麻貴等繼至。韓令鈞進擣釜山。初鈞與李舜臣並將水軍。行長間使人告韓曰。清正首敗。媾吾深嫉之。今孤軍先濟。宜襲執之。韓王乃命鈞舜臣。舜臣不肯。鈞劾其逗留。王召舜臣下之獄。鈞於是獨將。及受此命。不得不自進。乃合水路諸軍赴釜山。行長聞之。八月。伏兵于加德。以舟兵逆擊于絕影島。會日

今一作

暮風濤大起。我軍佯退。鈞縱兵冒濤而進。比至加德。飢渴下。角取飲。伏兵起。行長還之。火擊人破鈞軍。鈞逃至巨濟。行長復夜襲之。遂斬鈞。乘勝西向。連陷南海。順天。自豆取津上陸。而清正兵自西生浦。歷慶州入全羅。諸城望其旗。鬼上官至矣。不戰而潰。清正進與行長合。攻黃石城。陷之。守將郭趁趙宗道等皆死。我軍乃二道並進。清正從雲峯。浮田秀家繼之。行長從密陽。毛利秀元繼之。兵各五萬。會於南原。韓元帥權慄軍雲峯。望清正軍。東守而逃。我諸將使島津義弘加藤嘉明絕全州援路。而令軍入南原。投書揚元約戰期。元高壘深塹。悉眾捍禦。諸將疾攻。兩晝夜。

日本外史

卷之十一

三

已而退兵。窺城兵倦且息，則復進。伏卒一而三面填塹，踏籍而登。元在帳中，裸跣走。其所率遼東突騎數千，爭門馳出。伏兵要之，奮刀斫馬足。適月明，明騎莫得脫者。韓將李福男等皆死。我軍進向全州，州民素苦陳愚衷徵求，及聞南原陷，皆遁走。明兵阻之多，為韓人所傷。愚衷遂棄城走。會麻貴遣牛伯英等援南原，不及。與愚衷合兵，軍于公州。我諸將因糧於全州，終議入國都。韓上聞水陸軍皆敗，謂烏嶺之守無益也。使李元翼引兵徑出忠清，以阻我軍鋒。復起李舜臣，統三道水軍，舜臣至錦島，與我將管正陰遇于碧波亭，以人礮乘潮來攻，正陰敗死。舜臣因與明

水軍將陳璘軍占今島，以扼我水軍。而我陸軍一隊以秀元為將，黑田長政為先鋒，進迫國都。九月，軍于全義館，擊明將解生于稷山。明將楊登山、牛伯英來衝我陣，長政將後藤基次、栗山利安，揮槍拒之，殺傷相當。台山伯英退與生合。濟川斷橋，我兵絕流而渡，擊走之。明軍復大至，長政將母里友信、原種良等力戰，秀元亦擊卻明軍。於是明軍在國都者不敢出，我軍亦持重不進。天漸寒，十月，清正退守蔚山，行長退守順天。諸將連營，與釜山相為聲援。明乃遣李如梅來取谷城，遂攻毛利秀包于單州，不能取。秀包亦以兵少退守求禮。十一月，邢訥入韓，聚議都城，以為

和兵持重。若待秀吉親濟者。其志不在小。宜及今擊之。會明諸道募兵皆至。乃分爲三。李如梅將左軍。高策將中軍。李芳春解生將右軍。明三十三將與韓七將分屬三軍。以楊鎬麻貴統之。糧餉火器皆極豐備。期以十二月進攻焉。我諸將聞之。益修城壘。清川巡視西生諸寨。而留裨將加藤清兵衛與毛利氏援卒俱修蔚山。明諸將議曰。秀吉諸將清正最勇悍。先克清正則餘從風解。乃聲向順天以牽行長。而諸軍會慶州。留高策于彥陽。以絕釜山援路。而李如梅解生等皆萃蔚山。蔚山山水未竣。其役卒駭明軍至。入告清兵衛。清兵衛出戰。陷伏大敗。入城嬰守。淺野左

京大夫率毛利氏將太田政信穴戶元繼等將往蔚山監役。行至彥陽。與高策夾嶺而舍。未相知也。比曉。我兵上嶺。爲明先鋒所獲。我軍乃覺。政信元繼說曰。衆寡懸絕。不若疾走入蔚山也。大夫曰。幸長提兵至此。未觀明人之旗。而逃何面目復見太閤哉。公等欲走。即走。吾當死於此矣。乃遣其將太田周野龜田森島四人率銃隊進逆擊。明先鋒卻之。大夫在高阜望見策軍踰嶺也。恐其戰沒。使人召還之。不肯。奮擊斃數百人而死之。獨龜田脫歸。獻所獲甲首。且曰。明兵之衆望之無際。請君速退。大夫怒曰。吾豈聞衆而退哉。自揚徽號。麾衆而進。將士觀之。爭赴明軍。大夫

身被十餘創。猶進不已。龜田力諫。使二從士回其轡。而以
刀鞘鞭馬。馬奔蔚山。策兵追躡。岡田某福永某返戰而死。
清兵衛望見。出城迎入。元繼爲明軍所隔。自間路入島山。
島山蔚山別堡也。時楊鎬李如梅等已破蔚山外郭。大夫
代清正率厲將士。嬰壁守之。明兵以大夫爲清正也。欲必
獲之。攻擊甚急。大夫自放銃。無不命中。時開門突戰。殺傷
過當。二城之間有川。李芳春解生泛兵艦以絕之。城兵銃
破其五艘。溺數千人。而敵勢不衰。麻貴茅國器鼓衆攀壁。
前者墜。後者登。晝夜不歇。城兵欲告急於清正。清正時在
機張。相去三日程。敵衆充塞道路。大夫曰。誰可往者。近臣

木村某奮請往。大夫壯之。予以善馬。已出門。明兵麇集。木
村一騎馳突萬衆中。一日一夜達機張。見清正告急。清正
大驚投袂而起。左右或止之曰。蔚山以孤城當大敵之衝。
而我寡兵援之。終不能保。不若棄之也。清正曰。彈正囑我
曰。緩急幸援我兒。今饒之敵何以立天下。乃率見兵五百
人。人負糧食。登舟赴援。與明倭船戰江中。走之。清正自蒙
銀兜鍪。杖雜刀。立船首。指麾士卒。明韓諸軍指目。莫敢近
者。遂入蔚山。鎬貴謂將士曰。清正定入城矣。猶搃虎而刺
之也。明日。合諸軍蟻附而上。清正令士卒投大石巨材。擊
卻之。卽夜與數百騎襲明軍。大獲而還。敵更起飛樓。以火

筒佛即機百道並攻城壘震裂。清正與大夫堅守不屈。鎬
貴知其不可力取。乃下令休戰。合圍十晝夜。斷我汲道。城
兵飢渴。皆嚙紙煎壁土。刺馬飲其血。馬盡。乃飲溺。夜出城
外。搜明人尸。取其所佩糗糧。牛炙食之。天大雪。士卒瘡痍。
有墜指者。而清正意氣自若。益修守具。用銃及紙礮。日斃
明兵數百千人。鎬貴夜設伏。而曉焚營。退走數里。以誘城
兵。城兵欲追。清正不許。曰。彼舉火以退。退不設殿。不以夜
而以曉。是將誘我而殲之也。久之。明伏稍稍出。終復圍之。
浮田氏卒有亡在明軍者。呼語城上人曰。楊經理願媾和。
欲與加藤公面議之。期城外百步相見。清正欲往。大夫曰。

敵情不可測。公受太閤命。爲一方重寄。勿輕出貽笑外國。
雖然。不出示之怯也。度彼未識公面。僕請爲公代行。衆遂
兩止之。故紆會期。以俟我援兵至。黑田孝高在梁山。使使
告釜山曰。蔚山急矣。即陷諸城。隨之。不可不赴援。諸將然
之。豐臣秀秋。毛利秀元。黑田長政。加藤嘉明。森忠政。蜂須
賀家政。藤堂高虎。其子高良。脇坂安治等。將騎卒五萬。自
彥陽。昌原。分道赴援。而行長自海上會之。三年正月。秀秋
等至彥陽。擊破高策。與昌原軍皆赴蔚山。行長益裝空艦。
蔽海而至。揚鑼聞我軍自三面至。挺身先遁。麻貴解生等
乘夜解圍。長政使後藤基次晨出候軍。得一馬。鞵于水涯。

日本外史 卷之十一
還報曰。是日本制。我兵已有騎渡者。不可後矣。長政卽馳躡明軍。藤堂高良等揮槍繼之。清正與大夫乃開門合擊。敵衆崩駭。獨其將吳惟忠茅國器殿而回戰。吉川廣家奮擊走之。明軍大走。遺棄糧仗蔽野。諸將之救蔚山也。明候我空虛。一軍襲梁山。爲黑田孝高擊卻之。一軍襲金山。浮田秀家使立花宗茂邀于般丹。燒而走之。明主得蔚山敗聞。與其下議曰。是役也。謀之經年。傾海內力。加以全韓之兵。期於必克。今乃如此。罪當歸經理。乃罷楊鎬。以萬世德代之。與鄧子龍張芳監芳威等率楚兵往助邢玠。秀吉得蔚山捷聞。賜手書於清正賞之。爲餽糧食。三月秀吉攜秀

賴及夫人以下。遊醍醐。命前田玄以掌供帳。務使豐盛。勿有遺憾。四月遣使諭諸將。留秀秋行長清正。及島津義弘黑田長政左京大夫等十餘將。其餘盡罷歸。其留者分爲四屯。秀秋守釜山。而蔚山在其右。清正守之。順天在其左。行長守之。泗川在其前。義弘守之。四城兵凡十萬。明兵亦可十萬。世德與邢玠議。令李如梅當義弘。劉綎當行長。麻貴當清正。陳璘以水軍出其後。已而召如梅。以董一元代之。相持未戰。是月秀賴進從二位。爲權中納言。五月秀吉有疾。六月外師罷者至。乃召見慰勞。論其賞罰。七月秀吉疾篤。召德川公諭之曰。外國未服。而吾罹此疾。吾死則難

作非卿莫以定之。吾今日以天下託卿。卿爲我努力。秀賴幼弱。亦煩卿保護。至其成長。當立與不當立。一在卿之心。德川公歎歎曰。殿下百歲之後。孰不奉嗣君者。雖然。人心不測。殿下宜運其神算。以建萬世之安。家康不才。不敢當重任。曰。吾熟思之。莫若卿者。卿勿避也。德川公固辭而退。秀吉遂召石田三成。增田長盛。告之。二人諫曰。殿下百戰取天下。而一日予之他人。是胡爲也。今天下猛將謀臣。無不被殿下恩者。其於輔嗣君何有。於是定大老奉行。奉行五人如故所置。德川公及前田利家。毛利輝元。浮田秀家。上杉景勝。爲五大老。以中村一氏。生駒親正。堀尾吉晴。爲

三中老。小事決於奉行。大事決於大老。大老奉行。或有不協。則中老居間和解之。使片桐且元。小出秀正。傳秀賴密囑。二人曰。吾起人奴。至爲關白。孰非國恩哉。吾與明備兵禍結弗解。吾深悔之。彼聞吾死。或大舉來報國朝。自古未曾受外國侵辱。及我時受焉。吾深恥之。是吾所以託國於家康。至我家存亡。未暇恤也。雖然。家康必不負我。汝輩謹保護秀賴。莫使生釁隙焉。又使木村重成。薄田兼相。渡部尚副二人。分親兵爲七隊。以速水守義。伊東長次。青木一重。真野宗信。中島以種。野野村吉安。堀田正高。爲隊長。馬標旌旗。盡傳之秀賴。使母衣騎郡良列卒。將津川左近。掌

之八月。盡會大老奉行以下爲誓。誓曰。虛心協謀。務輔嗣子。勿樹私黨。勿忘公義。勿變更。勿漏泄。勿不告而結婚。勿不告而交質。嗣子六歲。未能親政。前田保之於大坂。而德川視事於伏見。封邑行罰。皆俟嗣子之長。命淺野彈正石田三成曰。汝赴朝鮮收我兵。不能收則遣家康。家康有不。可往則遣利家。二人遣一。雖有百萬敵不能尾也。十三日。疾大篤。將瞑。已而張目曰。勿使我十萬兵爲海外鬼。言畢而薨。年六十三。羣臣祕喪。使前田玄以密葬之于阿彌陀峯。九月三日。德川公與諸侯盟。無貳於嗣君。遂使淺野石田以遺命赴肥前。密召在韓諸將。諸將之與明軍相持也。

明兵益至。邢侗萬世德促諸軍進攻。劉綎忠順。天帶山海不可近。則思沈惟敬所爲。欲誘而取之。遣間使來告。行長曰。先鋒嚮與我國盟矣。因清正誑惑。關白復致有今日。今兩國兵老。吾欲親與先鋒會。以成前盟也。行長不信。瞰綎單騎候於道。則信之。將出赴會。而我兵降在綎部者。爲泄其謀。行長驚還。紿志而來攻。行長擊卻之。清正亦竄蔚山。役糧多兵勇。入思一戰。九月。麻貴至温井。懲前敗。堅壁不敢出。清正屢出戰。擊走貴兵。立花宗茂在釜山。自請以五百人往救清正。值明五千人于元潰。乘曉霧薄擊克之。遂追北。或以衆寡不敵止之。宗茂曰。敵馬足亂。可追。不追。視

我寡也。追擊復克之。既舍。逸明囚。設五伏以待。曰：吾乃視寡而誘之也。夜半，明兵來襲，伏起，復克之。明日，未至蔚山數十里，與清正夾擊麻貴，大克之。是時，義弘及子忠恒在新寨，與董一元夾晉江而軍。茅國器聞島津氏與豐臣氏為宿仇，以為可間也，乃作檄數秀吉罪，遣辯士以搆義弘。義弘叱而卻之。國器又說一元曰：義弘築望津，東陽、泗川、永春、昆陽、金海固城新寨，八壘勢如長蛇，望津其首也。擊其首，餘易制耳。一元然之。會明捕虜郭國安在望津，送款於一元，約為內應。舉火為信。至期，國器引兵臨江，我兵亦出寨臨江，已而寨中火起，吾兵顧而救之。明兵乃渡，陷望

津。忠恒在新寨，欲赴援。義弘曰：未可望津兵退守泗川，而一元已分兵襲永春、昆陽，燒其積聚，悉軍渡江，遂乘夜襲泗川。我守將出戰，斬明驍將李寧，盧得功潰圍走新寨。忠恒復請赴援。義弘曰：未可。一元已取數壘，而島津氏不出，意甚輕之。進燒東陽倉，火晝夜不滅，遂向新寨。國器止之，勸先攻金海固城，以奪其羽翼，不聽。八月朔，元合兵以國器及葉邦榮、彭信古為先鋒，以蕭芳威為後軍，攻新寨。自卯至巳，以木砲搗大門及城牆，薄斬拔柵，城兵殊死戰。會砲炸烟焰以逆，明陣亂。義弘目忠恒曰：可以出矣。忠恒唯而起，與數千騎闢門直衝明陣，明陣皆披靡，而國器邦

榮以萬人橫入于城。義弘豫勒五千人迎擊走之。芳威望見先走。明軍遂大潰。義弘忠恒追奔逐北。斬首三萬餘級。明兵爭走相擠。伏尸二百餘里。我軍以止糧不復窮追。追至望津乃還。而秀吉之赴適至。諸將潛相告言。稍稍治歸裝。而明都御史在吳者。謀知秀吉沒。報告明主。明主大喜。舉朝相賀。於是趣那玠等躡我中。郭國安亦走告之。明羣帥羣帥創新寨之敗。不敢進。當是時。我邦訛言。明大舉扼我兵歸路。德川前田二老皆欲辭往。衆議止之。使藤堂高虎代之。來至行臺。得新寨捷書。乃止。而釜山軍已從秀秋還對馬。清正義弘次收兵還。行長亦欲還。而劉縱復來圍

來一作未

之。清正與義弘返擊。拔行長。皆一月。陳璘、鄧子龍、李舜臣、陳鱉、馬文煥、陶明宰等。以兵艦數千艘。要之海中。清正已去。義弘鬪且卻。至加德島。明兵四集於行長。行長厲士卒止戰。會明人失火器及中具船。我兵因奮擊。糜其兵。斬子龍。舜臣來救。亦射殺之。進圍璘。幾獲之。而璘又煥繼至。銃炮交發。盡焚我舟。行長上島。奪敵寨據之。明兵艦環守焉。行長乘夜獨遁。歸於義弘。義弘返載其餘衆。與鱉、明宰戰。擒明宰而還。皆至加德。劉縱以生兵來攻。義弘行長擊卻之。明軍不敢復追躡。我軍盡達對馬。十一月。諸將整軍至那古邪。兩奉行迎之。宣秀吉遺命。諸將皆泣。三成曰。公

等詣伏見。當各之國來秋會同。以茗讎相招。清正曰。諸君好爲茗讎。我守孤城七年矣。勞悴纒存。母茗母酒。當炊種粥。答之耳。三成嘆之。先是行長德清正救順天也。欲釋憾焉。清正曰。吾亦欲之矣。如子善治部向。自是相讎益深。於是諸將相率詣伏見。謁秀賴。諸老慰勞之。令罷之國。以嗣君猶幼。國家多難。不敢自逸。俟明年去。明年大老奉行論征韓功。賜義弘以公田在薩摩者四萬石。清正行長以下得賞有差。

日本外史卷十六終

日本外史卷十七

德川氏前記

豐臣氏下

慶長四年正月十日。前田利家奉秀賴往大坂。抱坐正廳。德川公以下牧伯將吏來謁之。德川公還居伏見第。視事。五奉行更遣兵守城。皆如秀吉遺命。而德川氏威權獨熾。利家謂其侮已。乃忿恚。欲罷就國。細川忠興爲利家戚屬。引遺命諫止之。是月二十一日。大老奉行連署。謂德川公曰。足下行事多可疑者。背太閤遺令。與伊達福島蜂須賀三家私結婚姻。是欲何爲也。宜解政就國。又詰三家。三家

不服。三家與黑田淺野池田藤堂細川京極有馬金森山岡諸將皆嫉石田三成爭附德川氏仇視他侯伯。三老議曰。遺命所謂居間和解者在於此。三月乃請大老奉行尋盟于伏見。利家有疾。加藤清正與細川忠興淺野左京大夫勸利家與疾赴伏見。三月德川公亦往大坂。利家病甚。扶而起泣囑之曰。吾將旦夕入地。願公盡心以輔嗣君。德川公曰。諾。利家次子利政欲刺德川公。爲其兄利長所止。三成等會議于小西行長宅。曰。內府專橫。蔑視嗣君。諸老所共憤也。不可不速除之。行長因建襲擊之策。前田玄以素通欵德川氏。故發異議沮之。三成又欲以火器襲之。

伏見第延細川忠興告謀。忠興復沮止之。走告德川氏。教之徙居于向島。行長曰。諸公明文墨而曉兵機。乃爲豎子所誑。大谷吉隆聞諸奉行之謀。謂增田長盛曰。吾視諸公所爲。不務利嗣君而專害內府。內府苟貳於嗣君。宜俟其罪著而討之。天下誰有棄此歸彼者哉。今自我開釁。彼則有辭。是不獨自禍。乃禍嗣君也。長盛以告三成。三成弗肯。文祿之役。三成長盛吉隆在朝鮮。聞淺野黑田來。就議軍事。兩人方圍碁。不顧三成等。三成等怒而出。兩人收局。問侍者曰。三奉行何不來。侍者告故。乃使人呼返之。三成等不肯爲惡言而去。終惡兩人於秀吉。兩人之子深啣之。於

公大悟
上一有

是與加藤清正加藤嘉明福島正則池田輝政細川忠興
連署罪狀三成請誅之德川公不許乃如大坂請於利家
利家疾篤三成方視之七將不得違乃各自治兵欲擊殺
之未發也閏月三日利家疾革奮呼曰天下洶洶吾不自
嗣君成立而死死不瞑矣遂卒眾推其長子利長代之列
四大老之下七將曰大納言既沒三成必出欲要擊之或
走告三成毛利浮田島津上杉佐竹五家皆善於三成佐
竹義宣自伏見馳至平前田氏因見三成于浮田氏曰寧
自歸於內府攜詣德川公德川公納之七將聞之憤惋追
至伏見或說德川公勿除三成公大悟遂諭七將弭兵七

德川
字

將不得已聽之又諭三成解政權就封澤山七將欲要擊
之見德川氏兵護送乃上上杉景勝與三成通謀約俟明
歲東西舉兵以討德川氏四月入閣廟成詔賜號豐國明
神自秀賴徙大坂伏見城無主五月黑田長政堀尾吉晴
等請德川公入城如太閤故事六月毛利浮田以下外征
諸將皆謁歸七月前田上杉佐竹三家亦之國德川氏久
不覲秀賴頗有物議淺野片桐等數促之辭以疾八月乃
往遂留居西城西城時為秀賴嫡母淺野氏所居於是淺
野氏遜於京師有流言淺野彈正大野治長上方雄久援
前田氏以圖德川氏十月放治長于下野雄久于常陸實

日本外紀

卷之十七

七

彈正于武藏府中。下令北伐前田氏。細川忠興為謝之。德川氏徵前田利長母為質。十一月。徙之江戶。增田長盛。長束正家爭之曰。遺令勿不告而文質。蓋與諸老議。弗肯利。長泣而奉。令是歲。德川公加封細川忠興。堀尾吉晴。各五萬石。五年春。德川公戒上杉景勝。西上。答曰。我受太閤遺旨。鎮守東陸。何受內府令也。乃數其背盟十罪。德川公大怒。議東伐上杉氏。夏。以其義女妻黑田長政。留兵於伏見。而自將諸軍東下。三成欲起兵。乘其後。會大谷吉隆。自其邑敦賀會師。三成使人要之。告以其謀。吉隆極言其非計。三成不肯。吉隆乃訣去。低回久之曰。吾與治部共仕太閤。

舊相好也。今知其事。不克棄之。非義乃還。三成入唐。與長束正家。皆赴大坂。見增田長盛。定議秋。遂移書遠近曰。內府有罪。嗣君命討之。苟念太閤恩誼者。宜束戮力。七利輝元以下。侯伯來會者。四十餘人。時東西諸侯妻子。皆在大坂。三成收之城中。使輝元長盛守大坂。浮田秀家。小早川秀秋。島津義弘等。將四萬人。攻伏見城。小野木重勝等。將二萬人。攻田邊城。毛利秀元。與長束正家。僧惠瓊。將三萬人。攻阿濃津。京極高次等。將一萬人。徇北陸。吉隆在敦賀。招北莊。次正寺。小松。上城下之。前田利長。與弟利政。為德川氏。攻援。次正寺。遂欲攻北莊。北莊乞援於敦賀。吉隆乃

自將赴援。或曰：堀尾氏兵守府中，而在我後，不先取之，則進退皆難。吉隆曰：北莊陷，則小松孤立矣。至若府中，則不必取也，亦不可取也。即可取也，不可不分兵守之。分則寡，寡以寡對衆，是為難耳。且彼必不敢要我矣。是我使敵守城也。我既卻其兵，以存諸城，則彼不攻而下矣。即夜五更馳至北莊，利長、妙夫、中川宗伴在京師，將赴北陸。吉隆要而執之，令為書給利長曰：內府四十將，十多叛之。大坂兵逆擊之，美濃走之，遂發舟師，將取加賀。公宜早為之備。利長得書，疑懼，引兵卻。府中果遂降於吉隆。會高次等至，台兵復大正寺，遂定越前，置守而南。吉隆教三成招織田秀

信。秀信以岐阜降。於是三成導諸將至大垣。秀家等拔伏見來會焉。德川公至下野，聞變，不為驚，然以諸將實在大坂，頗疑之。使人問其去就，諸將皆奮欲擊三成，乃誓曰：公苟不俞太閤約，善視嗣君，則僕等力戰，必梟治部。諸將先發，首攻岐阜，下之。三成與島津義弘援之，不及。東軍陣赤坂。秀家欲夜襲之，三成弗聽。秀元拔阿濃津來陣。山。秀秋來陣松尾山。初，秀賴與生母淀君居大坂，而嫡子淺野氏稱北廳，居京師。庶母京極氏稱松城，居大津。北廳之兄曰木下家定，家定子為秀秋。及兵起，北廳使秀秋。秀秋曰：內府不利秀賴，則力拒之，非然則勿負之。秀秋遂

送款於江戶。松城君之弟為京極高次。高次受封大津。與德川氏嗣子並娶淀君之妹。亦送款江戶。及岐阜陷。吉隆召北陸諸將會大垣。高次後發馳歸大津。舉兵應德川氏。立花宗茂發紫廣門赴大垣。比至石部聞之。返陣勢多。曹毛利秀包等來自大坂。則合兵攻高次。淀君遣其女使諭松城君及高次夫妻。不肯。宗茂等攻奪其郭。而城未下也。德川公分兵為二。自將一軍由海道使其嗣子秀忠將一軍由山道命彈正少彌助之。關西從風而靡。爭先送款。道之軍進至小室。招真田昌幸。初昌幸赴會津。至大坂。伏而大坂撤至。長子信幸曰。吾受關東殊遇。請東矣。西軍即敗。

按父兄
疑當作
父弟下
同

吾為父兄乞命。幸村曰。大閣舊誼不可背也。寧西而死。不東而生。昌幸曰。欲東者東。欲西者西。而吾與西者也。乃遣信幸之弟。而自與幸村以兵。歸上田。東軍三萬。陣於小室。信幸從在其軍。以書招其父兄。不肯。居四日。東軍來攻上田。城帶川。昌幸壅其上流。伏兵險阻。出戰。佯走。東軍爭追。陷伏而亂。乃決其壅。水大至。東軍不能繼。幸村以突騎蹙之。遂大敗其軍。使不得進者三日。其海道軍候之。亦遲回數日。以其久不至。乃獨進陣于赤坂。秀家與三成計。亦設伏而挑戰。敗其前軍而退。於是諸將大議決戰。秀家吉隆欲固守大垣。以俟田邊大津兵。島津義弘欲夜襲。

赤坂三成恃其衆皆不聽欲出戰于關原夜赴南宮請秀
元夾擊東軍秀元素通款東軍佯諾之三成遂赴松尾
屬秀秋秀秋已與東軍約為內應亦佯諾之吉隆疑秀秋
有異以其兵陣松尾山下吉隆有惡疾以銷蔽面輕服坐
轎戒其左右曰及敗速斬我頭旦日兩軍大戰關原自辰
至未東軍數卻而秀元秀秋皆觀望不戰東兵窪島某馳
白德川公曰秀秋似背約請更為計德川公驚曰我悔為
小兒所賣使窪島向松尾山發礮促之黑田長政亦使人
責秀秋秀秋以兵八千銃手六百下山擊吉隆吉隆怒
呼曰豈肯恩忘義不可舍也以六百人直衝其麾下尸

田重政平塚為廣助吉隆大破秀秋斬東軍監使奧平貞
治而脇坂朽木小川赤座等皆應秀秋與東將藤堂高虎
織田長孝等三面逼之重政為廣皆戰死吉隆隊將湯淺
五介退告之吉隆吉隆曰吾可以死矣勿使敵傳吾元遂
自殺五介到之使侍臣某藏之泥中而駢冒高虎陣死吉
隆二子吉胤吉之姪賴繼皆力戰返見空轎相泣欲死從
者諫之乃走欲守敦賀無肯納者遂走大坂賴繼尋病死
東軍以秀秋內應乘勢齊進西軍遂大敗秀家怒欲與秀
秋決鬪明石守重諫曰君為元帥何自為匹夫行也秀家
曰吾不翅惡秀秋也輝元不親出秀元亦持兩端事可知

日本外史 卷之十七
矣。吾有一死報太閤而已。守重曰：縱諸將皆叛，君宜獨據其國以輔嗣君，徒死何為？秀家乃走。其將長河內某死之。秀秋薄義弘，義弘擊走之。曰：吾雖敗，不肯卻走。以殘兵五百薄東軍而南。東軍為動，東將井伊直政等追躡，又擊走之。敵衆尾不止。阿多盛淳代義弘死。義弘得間踰鱒尾嶺而去。三成走匿伊吹山，散從者曰：吾欲自大坂航赴薩摩，以計再舉也。汝等宜伏匿以待時。三成遂採拾充飢，行四日，患泄，至石橋村，就所知農夫某，某舍匿之。或者戒某曰：聞子匿治部，今田中吉政在井口，索之甚急，事露，子必逮禍矣。農夫曰：無之。三成隔障聞之，謂農夫曰：吾終不可脫。

汝盍出告，農夫使之遁走。三成曰：吾病矣，不能寸步，恐累汝。汝第速自首，農夫乃之井口，告吉政。吉政遣卒捕之。初三成之握權也，吉政事之甚恭。三成既被捕，呼吉政如故，曰：吾欲報先君知遇，與上杉毛利等俱舉事，一敗至此，命也。願得速自殺。吉政請之德川氏，乃命醫治其疾。其父晴成、兄重成、子重家、姪朝成，皆在澤山自殺。長束正家走保水口，東兵來逼，誘出之，迫使自殺。僧惠瓊亦被捕，皆囚于東營。諸將帥爭折辱三成，獨淺野左京大夫視之憫然，脫其短襖衣之曰：子雖我仇也，同為豐臣氏臣，吾不忍棄其困，加以無禮。德川氏聞之，心敬憚，大夫義弘之南走，經伊

賀大和行破土兵而至大坂欲與輝元長盛俱城守二人
不答乃取其質航歸薩摩先是田邊大津皆下立花宗茂
引兵東至草津間敗還入京師使人謂木下家定曰貴息
之事不可言也子猶右嗣君則請共守大坂家定曰子先
往乃閉門自守宗茂遂至大坂使謂輝元曰公苟城守願
扞一面輝元曰議而後答宗茂罵曰今日復何議乃欲歸
其國將士曰公所以酬豐臣氏足矣因勸降德川氏乃送
降焉亦航歸柳川秀家經近江為土兵所困獨從二人竄
土窟中間捕者至欲自殺從者止之請其寶刀出告東軍
以秀家既死獻刀為證秀家至大坂聞其國已覆沒竟走

薩摩其妻前田氏利長妹也大歸加賀後數年利長問得
其實告之江戶乃責前告者告者請死釋之島津忠恒請
宥秀家死流八丈島前田利政據能登大鬼嘉隆據志摩
並抗東軍利政除籍嘉隆自殺是役也小西行長首應
成三成以其更事倚賴之行長為人自殖而薄士士不樂
為之用也及敗陣亂不可禁乃走至糟川逢僧林藏主者
曰吾攝津守也吾德汝矣僧曰公盍自刃行長曰吾奉邪
蘇教不可自刃僧乃執而告之是歲冬與三成惠瓊皆斬
于京師加藤清正初知三成必舉事止德川氏東行不聽
乃歸其國逢大坂檄至曰是佞豎託幼主以濟其私也乃

日本外史 卷之十七
發兵攻小西氏城邑盡并之。會黑田孝高攻略近國。因合
兵降筑紫廣門等。遂臨薩摩。島津義久已降德川氏。森勝
信其弟勝永。出小倉。走匿土佐。上杉景勝與伊達政宗最
上義光戰而勝之。佐竹義宣觀望不出。及聞上國敗。皆降
德川氏。先是德川氏既捷。將入京師。諸將先進至大津。福
島正則議曰。吾輩知三成舉事非即君意。故右內府討之。
今三成既敗矣。內府或遂謀不利於即君。則吾以死拒之。
淺野加藤等皆然之。乃入京師。德川公至大津。置關。日
岡以其臣伊奈圖書守之。正則使使大津。為關吏所辱。使
者復命而自殺。正則怒。以其首贈井伊直政。直政驚斬關

卒數人謝之。正則愈怒。曰。白卒不直。一上必得圖書頭。如
不見許。吾將為我所欲為也。圖書聞之自殺。既而德川公
入大坂。不問秀賴。遂人行慶讓。削毛利輝元之六國。放增
田長盛于高野。真田昌幸與子幸村亦遁高野。以秀秋功
最大。封浮田氏故地。尋病狂死。國除。其父家定削邑。兄勝
俊利房皆奪封。兄延俊獨邑于豐後。當是時。德川公威權
益熾。七道將士皆會江戶。留其孥為質。而秀賴獨食攝津
河內和泉六十餘萬石。初片桐且元。小出秀正憂諸奉行
舉事而不能制也。東西之軍未接。二人亟發使者赴關東。
分疏其意。諸奉行要之。使攻阿濃津。使者亦恐嫌法避。終

從之。德川公怒秀正退居岸和田。尋病卒。且元獨傳。盡心輔導。未嘗離左右。八年三月。德川公爲大將軍。四月。秀賴陞內大臣。敘從一位。七月。將軍以其孫女妻秀賴。命且元迎之。令大坂加且元封萬石。且元以嗣君幼。辭不受。尋如江戶。將軍面諭勿辭。封十年。四月。秀賴遷右大臣。將軍讓職其嗣子秀忠。五月。前將軍在京師。諷北廳使秀賴來見。淀君母子相依。不欲分離。又恐具有變。固辭不遣。十三年二月。秀賴患痘。福島正則自安藝馳至。日夜看護。先是。正則謂結城秀康曰。公太閤養子。於大坂。郎君爲兄弟。將軍百歲後。公善遇郎君。老奴亦當竭力周旋。秀康疑其有異。

志絕之。初。秀吉造金馬數十。馬當銀金千枚。藏之大坂城中。以備軍須。十五年。秀賴以東旨再興方廣寺。以繼先志。以且元監役。所費鉅萬多鎔金馬充費。是時關東工役數起。福島加藤淺野池田諸家。屢助其役。清正赴江戶。多率士卒。又必過省。秀賴因置邸於大坂。如故。凡邦俗。男子必剃其鬚鬢。而清正長鬚自喜。前將軍使一親將以其私謂之曰。以予觀於公。有可去者三。長鬚也。大坂邸也。東行從兵三也。清正曰。吾戎服著銅面。有鬚以爲之藉。則肅然無有搖撼之患。徹大坂邸。是棄太閤舊誼。不以真自從。緩急不及事。皆不可去也。十六年三月。前將軍在京師。

使織田長益來諭。召見秀賴。定君不肯。北廳使清正及淺野左京大夫從之。二將因啓曰。臣輩以死守郎君。必無慮矣。且元亦自京師馳還。苦諫之。定君乃遣秀賴。二十八日。溯淀入京師。將以弓銃夾岸而北。福島正則稱疾守大坂。前將軍使其二子義直賴宣迎之東寺。二將以下二十一人。徒步護輿入二條城。前將軍出迎之門。相見于正殿。前將軍南鄉坐。關東將士及諸侯伯擁衛左右。秀賴見鄉坐。二將在其後。秀賴贈前將軍以名刀一口。駿馬一匹。黃金三百枚。及錦緞若干。其公族將領皆有所遺。前將軍答以二刀三鷹十馬。饗畢。清正曰。定君進歸。請辭矣。前將軍

使其女婚池田輝政。賜酒於二將。既罷。扶秀賴出謁北廳。拜豐國廟。視方廣寺役。自伏見上舟。清正獻酒。賀焉。歸其邸。出短刀于懷。泣曰。吾今日聊報太閤之恩矣。四月。義直賴宣來大坂。報秀賴北上也。秀賴迎而饗之。六月。清正病卒。清正嘗謂人曰。前田利家。晚志儒學。招吾及浮田秀家。淺野幸長。語次舉論語。托孤寄命之章。吾爾時不知其何謂。乃者讀而思之。略有所曉。當今之世。不念此語者。恐陷不義也。清正既卒。淺野父子相繼病卒。十八年。秀賴以東詣加片桐。且元。大野治長。祿各五千石。且元與木村重成。薄田兼相及七隊長。以遺命保護秀賴。服事關東甚謹。而

治長者。淀君乳母子也。織田長益者。淀君季父也。皆見親信。寔與且元相軋。十九年正月。彗星見東方。二月。大坂天主閣烟起。眾趨救。則無矣。使韓人李文長筮之。遇良之。益曰。尋兵失疆。喪其貞良。敗我敵鄉。再筮。遇臨之。坎曰。人面鬼口。長舌如斧。斬破湖連。殷高絕。後秀賴大懼。命巫讓之。四月。方廣寺成。乃鑄洪鐘。命東福寺僧清韓銘之。五月。遣片桐且元赴駿河。告成。請慶前將軍曰。右府為願主。宜親往慶之。因命其親。臣本多正純。以女為且元婦。慰勞遣歸。且元大喜。復命。十八月三日。公卿以下皆會。縱四方民觀。儀將發行。會前將軍覽鐘銘稿大怒。曰。銘有國家安康之

按藩翰
語烈祖
或蹟等
書並重
則作重
昌重則
未詳何
人疑謬

句。是截我名也。序有人小釋迦。迭為主伴之語。是欲代我也。秀賴何意。乃敢誑我。德川氏京尹拔倉勝重。馳使告之。且元停其慶會。且元大譴曰。是非右府所知也。託之清韓。偶然及此耳。臣不學。成即的。丁罪無所逃。今大儀重成。萬眾已聚。而慶值之。恐驚民耳目。伏願且元畢禮。尋毀滅。叙之。然後且元心伏誅。毋悔也。勝重不肯曰。是成誑也。遂停儀。物情騷然。且元召問清韓。清韓不服。乃使清韓赴駿河。陳謝。而自與其弟元重大野治長。繼赴之。前將軍執清韓。命拔倉重則如京師。令五山僧注疏銘文。僧多證其誑。且元至鞠子驛。留不敢入。九月。有命遣歸治長。而獨召且元。詰

責之。且元陳謝甚力。旋君聞且元等不得見。遣其乳母
藏與尼。亦承赴謝。二女欲專辦銘辭。急習其句讀。且誦
行至。則召入。溫言慰藉。不復及銘辭。使往江。省夫。浸
井氏。二女大喜。出意外。既還。駿河。與且元皆告歸。許
女請答書。曰。既面諭之矣。乃皆辭。途有命。獨止。且元使
本多正純。僧大海。言之。曰。將軍意終不可解。右府何以爲
信。表其無他。且元曰。願受教。一人不答。且元曰。請赴江。
取將軍旨。二人入白焉。曰。將軍意亦與我同耳。汝宜歸而
熟籌之。且元遂辭去。馳及一女於十山驛。二女乃悉語之。
以前將軍懇諭狀。曰。國事莫復足慮者。且元曰。吾所聞則

大異諸。前將軍逼我以右府表信。吾揣其意。蓋有三策焉。
旋君東與妹氏同居。上策也。右府往依婦翁。中策也。避大
坂徙他下策也。三策行。庶幾無事。二女不言。退而相言。
曰。前將軍豈至於此。是市正欲賣我君也。密馳書告大坂。
曰。且元形跡可疑。且元不之知也。使二女先還。而自入京。
師與板倉勝重議事。旋君聞二女報。憤恚曰。吾雖太閤妻
也。於右府爲生母。何屈辱關東哉。寧與右府枕城而死。乃
欲誅且元。遂舉兵。治長長益力贊之。且元至。謁秀賴。
陳三策。秀賴稟之。旋君使人諭且元曰。俟後日面議。
至期。且元朝服將出。會其臣小島某自外來。告曰。旋君信

日本外史 卷之十七
讒言。猜公有貳於關東也。欲伏兵要之。遂舉大事。且元大
息曰。噫。年少輩。誑我君。自速亡滅耳。治長傳內旨。召之
甚急。且元遂稱疾不出。治長知謀泄。恒懼曰。彼素掌管鑰
諸城內。有無。即起兵奪城。不可悔也。不若先發誅之。乃令
七隊長赴攻之。七隊長皆不肯曰。市止忠勇無比。誅之。是
絕嗣君手足也。於是一城大擾。兵士聚片桐氏者三百餘
人。治長患之。欲離間其兄弟。諭元重攻且元。元重答曰。家
兄誠懷攜貳。吾將大義滅親。不必煩公等。公等忌害忠臣。
又使人推刃於同氣。未能奉令也。秀賴近臣今木某潛來
說且元曰。內城八門。公管其六。今夜潛兵奪城。逐治長兄

弟而請命於關東。關東猶不釋。則翼我君舉兵耳。願公速
斷之。且元輒頷曰。吾特欲待讒人來攻而自殺也。苟如公
所言。則長被及名矣。因令部下曰。即及於戰。勿使矢鶴內
城。明日七隊長諭且元納質。弭兵。退就其邑。且元從之。十
月朔。與治長交質。盡獻城門管鑰。啟事而去。七隊長送至
大和川上。還質。訣飲。且元曰。吾苦心運籌。欲利豐臣氏。吾
上策而見聽。吾則請地築第于江戶之郊。故宏其規模。以
延數年。我君未壯。而前將軍大耋。吾策不亦善乎。區區之
心。未遑盡明。乃卒至於此。因相鄉泣哭。顧望而別。且元遂
歸其邑。茨木城。遠近騷擾。前將軍遂下令天下。共攻大坂。

秀賴會諸將議拒守。先是七隊長更候駿河。治長等疑之。頗收其兵。隊長皆怨望。於是不出參其議。速水守久和解之。乃出。治長建議曰。宜急舉事。天下比年苦土木。舉皆思亂。至西諸侯。概皆浴先君恩澤。誰不來援者。遂買城下及畷浦漕粟及火藥。核檄四方。關原敗後。潛匿所在者。若諸國獲罪亡命者。爭先來聚。真田幸村自高野。長曾我部盛親自京師。後藤基次自南都。森勝永自上佐。其餘內藤政勝。小倉行春。明石守重。御宿友政。塙直次。仙石宗也。岡部則綱。山川賢信。長岡興秋。北川宣勝等數百人。治長以竹範。鎔金馬以募兵。飢寒之上。僞姓名應募。旬日得五萬。而

有上將七無一人應者。秀賴手書招諸國主。前田氏以下皆縛使者。以其書獻德川氏。治長等意大沮。而事不可中止。乃懸言曰。諸侯伯皆陰通款於我矣。東軍來夾而擊之。耳遂修守備。壘高丈餘。十步一樓。北帶淀川。柵于長柄神崎二島。東控大和木津二川。鷗野。今福以南。至於鷺島。皆臨汗田。為壁而據。橫港連砦于川場。博勞淵。葦島。福島。檄多道頭諸處。列艦于海川。南穿空濠。交錯材木於濠內。以沮敵馳驅。七隊長曰。寨不可廣。廣則難守。况以一城抗天下。曠日持久而驅市人。糜糧食。毋為也。治長不聽。真田幸村不喜。受人約束。乃別築偃月城于玉造。阜開東西二門。

募信濃遺民得百五十人。秀賴又附以伊木遠雄山川賢
信止川宜勝等五千人守之。幸村因獻策曰。臣聞德川氏
撥天下兵以來攻我。我坐俟之。無他奇道。度關東北國之
兵強半未至。宜以此時出大旗于天王寺。以勝永與臣爲
先鋒。赴于山崎。使盛親基次出大和路。扼宇治橋。攻拔伏
見。縱火京師。以大關天下之衢路。則西國諸侯必有來屬
者。是一奇也。其次曰。計雖善矣。非萬全者。本城壯固無匹。
雖受天下兵。可支三五年。如此則敵必有內變。諸侯被先
世恩者。必歸款於我。何必遠出。衆然之前。將軍將軍率諸
侯伯相繼而上。獨留福島正則黑田長政如藤嘉明平野

長泰谷衛好于江戶。不許從軍。正則潛應大坂需。自其封
安藝輸粟五萬石。其二姪正守正鎮皆入城守。以故最見
疑。竹中重信受命自駿河赴江戶。諭旨正則正則因以書
諫。秀賴曰。郎君因事。竹關東。青遂動兵馬。是自速亡滅也。
願改其圖。奉旋君于關東。以計無事。不則老奴爲東軍先
鋒。一舉拔城。君其勿悔。豐臣氏安危。將決於此。願熟計之。
前將軍途覽其書。遂不許從。秀賴得書。亦無所答。重信復
受命赴安藝。使正則了正勝治。負會師。正則遙戒其老福
島丹波尾關石見曰。汝輩輔我兒。以應郎君。莫以我爲也。
郎君而成事。吾死不恨。不然則吾何以見太閤地下哉。冊

波欲從命。石見爭之曰。吾儕之於主公。猶主公之於石見也。吾儕何可禍主公哉。遂擁正勝會東軍。鋒須賀家政。既老。首迎謁東軍。片桐且元嘗託其費。十界浦人宗薰。宗薰告城兵來掠界浦。且元乃遣兵二百援之。至尼崎。城索舟。尼崎人疑而不許。大坂兵出擊。且元城兵亦不援。且元退守神崎。土民間其叛。大坂也。爭起要之。與城兵合擊。遂虜其兵。且元屢免。於是前將軍至京師。召見之。且元辭曰。臣計輯和。乃開大隙。何以見為。前將軍曰。兵起非汝罪。宜亟來。此更為後圖。藤堂高虎為東軍先鋒。來陣任吉。郡良列窺其孤軍。欲襲之。議不諧而止。良列又欲遣間諜縱火。兩

將軍營亦不用。東軍患二島難濟。壅其上流。城兵出爭之。不克。十一月也。田氏兵自神崎濟。城兵出拒。不利。幸村基次等建議曰。將軍不日。至天王寺。及其未陣。襲之。必克。治長曰。是可用之小戰。今與天下戰。始合。失利。不可復振。不若致之堅城。下而挫其鋒也。幸村等曰。以寡擊衆。自非出奇。何得勝乎。良列亦勸之。終弗聽。已而東軍悉至。列營四外。大乞五十萬許。治長發間使。誘舊屬諸將。諸將皆捕其使。獻之前將軍。前將軍遺書城內。使請和。不肯。幸村叔父信尹從在東軍。前將軍使之入諭。幸村降之。幸村答曰。關原之役。臣父子屬西軍。以寡兵抗大師。及敗。遁逃。伏匿山

野右府不以臣陋劣。授臣以數千兵。使將一面。是知臣也。士為知己者死。臣死不能負焉。信尹復命。再遣說之曰。苟降則封以信濃地。世世無絕。幸村曰。為我謝前將軍。臣一死報右府。不知其他。有如東西拜矣。臣當寄食叔父耳。不然則雖受日本之半。而不能奉命矣。願叔父勿復來也。前將軍與木村重成。父重茲有故。又招降之。重成不應。薄田兼相守。穢多崎峰須賀平鎮。來攻之。兼相飲於倡家。其兵留守不支而走。兼相深以為耻。已而鷓野柵為上杉景勝所破。今福柵為佐竹義宣所破。木村重成聞急。單騎出拒。義宣渡部尚與七隊長出拒景勝。秀賴自城樓望見之。願

基次往援重成。基次即起從士取鎧及之京橋。環而馳。謂重成曰。公勞矣。僕請代之。重成曰。事方殷。代將則陣亂。公老於兵者。何為是言也。基次乃陣其後。泛舟澤中。排楫放銃。橫擊義宣陣。重成因大破之。斃其老澁江正光。高等亦擊破景勝前軍。竟不利退。重成基次亦收兵。基次中刃。傷其左肋。捫之曰。吾創不至死。右府命厚矣。已而以柵難守。棄而入城。片桐且元入軍備前島。而葦島博勞淵前後皆陷。池田淺野峰須賀諸將自西北進。七隊長曰。吾輩固曰。曠者難守。適以增敵氣耳。宜棄天滿川場道頓港三寨。約之內城。治房以萬人守道頓港。獨不肯。即夜諸將託軍議。

日本外史 卷之十一
召之遣基次等燒諸壘寨。治房部下驚走入城。基次伏歿
士。誠曰。備前之軍。其將年少氣銳。必來於此。汝輩突起取
之。池田忠繼在福島望火。果欲馳入川場。其將花房職之
曰。後藤多謀。必有伏也。乃止。伏兵徒歸。基次曰。花房未歿
乎。十一月。東軍入三寨。卽夜。大野治長第失火。東軍意城
兵有內應者。自京橋口進。城兵堅拒卻之。幸村與前田利
光對壘。出銃手于城外林中。日整敵兵。利光前鋒。奧村某
欲奪林以爲功。幸村諜知之。潛收其兵。奧村至。不見一人。
城兵自銃眼指而笑曰。公等索狐兔乎。奧村忿。踰濠攀壁。
則銃矢交發。殺傷數百人。南條光明在南壁。其叔父與藤

堂高虎相識。高虎約書于矢。射壁上。招降之。叔姪合謀。欲
導高虎兵。期四日黎明。事覺。秀賴與諸將議。族誅之。而不
更其幟。列銃以俟黎明。藤堂氏并伊氏。合兵傅壁。加賀越
前兵亦逼幸村壘下。皆遇銃而敗。會櫓上失火。敵二百人
乘之而登。幸村擊鑿之。是日之戰。自卯至午。而城兵不損
一人。織田長賴守尾谷。其卒私鬪。東軍乘喧疾攻。秀賴
遣北川宣勝等援擊。卻東軍。東軍於是自天王寺口穴地
而進。城兵亦穴地而拒之。東軍休戰。每夜發砲而闕。城兵
亦發砲而闕。前將軍數遺書於織田長益。勸和。要三事曰。
毀羅城填周池。若徒封大和。若以淀君爲質。皆不肯。然城

日本外史 卷之十七
兵聞和議起。守備頗怠。而東使至。愈頓。長益治長。以秀賴
旨。使使各口。雖果成和。而諸客兵。不忍棄之。願得益封。
議乃輟。高直次長岡貞安。請大野治房曰。受圍日久。不一
出戰。軍氣何得振。今備前阿波兵陣本街橋南北。宜分兵
襲之。治房曰。吾亦欲之。夜戰。利於寡寡而分之。恐不能克。
宜專襲其一軍。乃揀壯士百餘。申暗令。以直次貞安將之。
出所阿波營。斬其將中村重勝。治房與御宿政友。出迎之。
橋上而還。當是時。天下諸侯。皆從東軍。未至者。獨島津氏
而已。京極高次子忠高。從攻城。其母常光在京師。前將軍
以其爲淀君妹也。使人迎之。以講和議。又陰誘降城兵。淀

君遂使治長。長益勸秀賴。秀賴召七隊長及新附將士。議
或曰。關東之謀不可測也。宜嬰城二三年。以俟敵有變。或
曰。諸侯無援者。而城兵有貳者。以有貳之兵。守無援之城。
而城內糧仗不足。以支三年。不若媾和。以爲後圖也。治長
長益欲和。說秀賴甚力。秀賴曰。片桐且元爲我盡忠。以計
無事。汝輩乃沮之。勸我舉事。今何與前言相反也。會常光
氏至。恣通淀君。數往復傳。東古終約。逐客兵。填周也。長益
出子尚長。治長出子治德爲質。十九日。和成。翌夜。茶臼山
下失火。延燒二十餘營。幸村曰。敵新和而懈備。宜掩擊之。
治長等不許。二十日。前將軍遣板倉重昌。將軍遣阿部正

次入荻原焉。秀賴遣木村重成出荻原焉。而以郡良列爲之副。重成年少有風儀。盛服騎馬。抵茶臼山營。自轅門下馬。關東諸將設臚幕中。引重成。重成不揖而入。永井直勝土井利勝擯之。使坐下坐。重成不顧而進。敘秀賴言。然後退伏。前將軍曰。是常陸介子乎。何酷肖父也。因問其齡。曰。二十二矣。曰。然則與右府同年矣。往日鵜野今福之戰。壯勇無雙。重成慨然對曰。臣有遺憾焉。已而誓書出。押血糝糊。重成曰。淀君婦人。恐有疑焉。敢請更面刺鮮血。前將軍鍼於指曰。年老血枯。重成爲不聞者。遂取血誓。拜謝而退。禮諸將乃深。日日。東軍發卒一萬人。墮外城。填空濠。以吏

七名監焉。是日。島津氏始至兵庫。居二日。治長與長益俱往謁兩營。前將軍見治長。面稱揚之曰。卿年少。能爲秀賴舉事。何其壯哉。吾欲上野介事將軍。猶卿也。上野介者。本多正純也。因命正純請其上衣。遠近傳以爲榮。治長意氣益驕。其夜。前將軍遽入京師。吏請夷濠淺深。前將軍西而對曰。使三歲小兒。可得上下耳。初城中諸將約填周池。以爲止。而西南外濠。居數日。外濠既堙。遂及內濠。城中大驚。皆咎治長。治長使人出詰監吏。吏對曰。吾輩受命填周池。以爲周者。周內外之謂也。是時將軍猶在岡山。治長自馳赴岡山。岡山將吏皆曰。是大御所命也。治長乃馳使京師。因

四一作

板倉勝重請之。勝重曰：本多正純主此事，我所不與也。還請正純，正純稱疾不出，往復數四。而東軍益興卒，晨夜督責，以至明春，塹壘皆夷，獨存牙城而已。元和元年正月，兩將軍皆東歸，諸國兵罷之，國定，君游嬉恬安，而荒殘之餘，將士莫所仰給，物議囂然。三月，遣青木一重及大藏正榮請賑於關東，關東不報，客兵交勸，秀賴母子再舉曰：去歲舉天下攻我，而不能取，是世所共知也。今而再舉，必有歸者，乃召募遠近，得十萬人，上下大喜。於是大議戰備，數日未決，真田幸村進曰：今日之事，兩言決耳，可戰也，不可守也，獨有急襲京師，挾天子以令天下而已。治長兄弟

按正榮
即正永

不聽。七隊長乃說曰：城壕隳廢，誠不可比前役，此地三面迫水，而南接平野，敵每至自南，請以我兩軍迎彼兩帥，直衝突麾下，其勝收天也。議終決，乃急繕守備，柵于外城，舊趾穿塹二尺。四月，東軍先鋒已至京師，兩將軍兼程西上，飛檄諸侯，復急赴大坂，留一重等不遣。使常光氏來言曰：弭兵徙大和七年，則吾修大坂如故，還予之，不答。於是分軍為三大野，治長領一軍，七隊長及後藤基次隸之，大野治房領一軍，長曾我部盛親、森勝、永仙、石宗也隸之，木村重成領一軍，真田幸村、渡部尚明、石守重隸之，秀賴具旗鼓，親按視南郊，上茶臼岡山，指揮三軍所嚮，士氣頗奮，然

治長矜持太甚。以淀君命抑沮諸將。軍議屢變。長益父子出奔京師。治長益專。治長一夜過櫻門前。有人刺之。不中走。治長卒追殺之。且日檢尸。治房部卒也。城中莫不相猜防。前將軍潛使人招重成。重成不應。其女兄夫猪飼某應。城中召募。創病歸鄉。重成遺書及物。訣之曰。城中近狀無復足觀。諸謀議皆決於母氏。我輩所陳一切不聽。天下永為家康之有可知也。已家康與僕有舊。使板倉伊賀數招僕。僕受先君命。以屬嗣君。而懷藏二心。心所不安。故雖無一所聊賴。且因循在此。特願速戰死。復何言哉。此乃僕所常佩服。經數十戰。未嘗蹉跌者。今以贈公。幸愛護之。諸將

其戰死
之戰疑
當作而

皆以治長之故。缺缺不樂。皆如重成意。兩將軍既至京師。大坂間細狹擊之。皆不成。乃遣大野道見。縱火界浦。奪東軍據。資遣大野治房。以萬人入大和。攻郡山。走其守將高井定慶。聞淺野氏舉紀伊軍至。因誘其國民。乘虛起兵。紀伊軍乃還救治房尾之。先鋒塙直次戰于楛井。戰死。治房赴援不及。既而東軍來自大和河內。水野勝成。藤堂高虎。井伊直孝。伊達政宗為先鋒。諸隊長執前議。欲迎之南郊。基次不可。曰。野戰勝敗。以寡擊衆。不若邀之險阻。臣請以萬人扼國府嶺。擊挫其先鋒。先鋒已挫。後軍必退。頓南都郡山。不能輒進。吾因其變。以制其勝。至受大

戰勝
一作

軍於曠原。臣所不知也。從之。授基次兵一萬四千。陣平野。又遣薄田兼相渡部尚繼之。兩將軍使人誘基次曰。苟啓東兵。則封以播磨。基次拜謝曰。今東西決勝。使西強東弱。則歸東矣。今東強西弱。去弱就強。臣之所耻也。雖然。東言之辱。亦不可不報。報以速死。臣速死。城亦速陷。所以報也。五月五日。基次勒兵夜發。失道出古市。軍士恟懼。基次曰。此地據林臨水。戰守皆便。宜飲馬以待日。日日。治長出助基次。幸村陣道明寺。重成陣若江。盛親陣矢尾。基次不知敵有後繼。不告衆而進。至片山。與水野勝成遇。擊破之。尚兼相來援。連戰未決。陸奧美濃伊勢諸軍夾擊基次。基次

盡亡其兵。以十一騎在山腹。使使訣兼相曰。子勉之。吾將死也。乃復進中鉢。磴還至栢原。死。兼相則前役之敗。亦奮擊而死。治長來援。大敗。大谷吉胤戰沒。幸村聞急。馳至高。使人迎而告之曰。吾衆創殘。子請承之。幸村諾而進。橫邀陸奧軍。陸奧軍長騎戰。勁騎八百。馬上發銃。乘烟馳突。無不摧破。伊達氏每以此得志於東國。幸村諳知之。乃引兵上警田東阜。阜中有凹處。就而布陣。馬命其兵皆脫曹。令槍坐以候。指麾陸奧軍稍近。幸村令曰。曹。及相去數十步。令曰。執槍。敵發銃。且馳。至。遇槍而沮。又令曰。皆起。敵兵大潰而走。幸村轉陣南阜。收兵。與尚更殿而退。盛親上矢尾。

堤。望藤堂氏旗乃退伏堤下。敵先鋒二將以為走也。徑田
上堤則盛親大呼起擊走之。重成游兵亦來援。遂斬其二
將。重成與井伊直孝相拒。若江堤擊破其前隊。重成揮槍
挺進。所向皆靡。斬敵將山口重信等三十餘人。而其兵死
傷畧盡。乃據隴而息。敵以生兵乘之。飯島某振重成曰。盍
還城。重成掉頭而進。遂死之。直孝部兵取其頭。獻之前將
軍。前將軍檢之。冑纓無餘。而頭髮有香。前將軍歎惜曰。是
預決死也。重成伯父宗明戰于山田村。敗退。井伊氏藤堂
氏合勢逼盛親。盛親亦敗退。增田盛次止戰。盛次長盛于
也。嘗仕尾張。前役從東軍。東軍勝則憂。敗則喜。是役入城

屬盛親。以父猶在不名而死。盛親與幸村等自平野。縱
火聚落而入城。三處之軍皆敗。將帥多死。城中失色。諸將
議曰。今日則會皆失。各自為戰。所以不得志。明日諸軍合
力一戰。可以決雌雄也。秀賴諮之幸村。幸村曰。臣請陣茶
臼山以誘敵。明石掃部自川場出。今宮之南。舉火敵背夾
擊其中軍。而主公建旗鼓繼之。事或克矣。從之。日日幸村
與渡部尚太谷吉之等出陣。茶臼山森勝。水竹出水應。陣
天王寺南郡良列。執桐號牙旗在其後。治長與七隊長陣
毘沙門池南。治房與御宿政友陣岡山。津川左近執金獸
馬表在其後。東軍瀰漫山野。左右並進。前將軍統左將軍

統右少將忠直前田利光本多忠朝小笠原秀政等為先鋒。前將軍召候騎問敵狀對曰其陣甚堅又待秀賴親出頗有鬪志乃命質子大野治德作書贈其父治長。治長時巡視至茶臼山幸村曰天下之事決於今日公宜促主公出。主公出則軍氣自倍川場軍亦當赴期治長諾而反城則秀賴已在櫻門環緋甲穿錦袍千槍十旗左右成列鞍于馬而候如秀吉東征之儀將士踴躍俄而治德書至曰聞城中有約內應者欲俟右府出舉事謹勿出。治長危懼止秀賴而又往欲與幸村議東軍左先鋒已來逼勝永等以鉢手相挑幸村止之登高而望曰中軍何不來也。因召

旗一作

其子大助曰吾族在東治長常猜我我當死於此汝往侍右府以明我無貳心。大助時年十六請止俱死幸村叱曰汝而死誰明我志。盡殉右府乎。大助攬涕而去敵兵益逼而中軍及川場兵皆不至幸村謂大谷吉之曰事皆睽矣是我死日已麾兵而進縱橫而戰敵衆交至幸村終死之年四十六吉之等皆死。御宿政友初仕越前後歸大坂於是遺書忠直曰臣無善馬君猶記舊情則願賜一匹以戰死忠直予之以馬政友騎焉自關山幸村登則戰已酣矣曰此亦不可以死乎。躍馬冒陣而死。勝永與忠朝戰擊大破之斬忠朝遂助永應與秀政戰又斬之。明石守重以

日抄外傳 卷之四
驍騎三百自川場赴約與東將水野勝成遇交綏而南
茶臼山敗則轉出生王與安部氏高木氏戰不利而走東
軍石先鋒逼關山治房擊破其先隊轉逼將軍麾下勝永
永應亦犯前將軍麾下井伊氏藤堂氏橫擊勝永勝永退
治長軍代進要以銃手不能過七隊長邀戰走之時日已
過午前將軍使人入城議和曰徒封大和須兵從君乃使
秀賴召還治長及速水守久二人旋旗入城諸軍望見相
驚擾曰城中自變也東軍乃齊進城兵人潰秀賴在櫻門
據胡床迎見治長守久大助亦平敘幸村遺命語未半潰
兵大至秀賴曰我將出戰決死守久之口潰兵填路不

可出戰徒死徒隸手寧嬰壁固守力窮而死為未晚也秀
賴從之返坐于千席館東軍鼓譟逼城城中自應之者焚
大野治長第京口門先破我包人大隅某謀久縱火于庵
延及殿宇城兵大擾諸門皆破郡良列津川左近擊馬標
牙旗至千席館駢跪誓首而言曰臣等當死于城外願所
掌表幟先君所以傳於主公五畿七道四海之外如有目
者莫不觀而識之委之敵人傳觀播弄將貽羞萬世矣故
謹奉還耳良列將自殺顧謂守久曰去歲之役吾歡慕欲
襲敵前軍縱火牙營而公等弗聽是終天之憾事已至此
言之無益因卸甲脫其母衣置之床上曰是先君之賜今

而致之。吾事畢矣。遂割腹死。其子兵藏又死。真野宗信中
島氏種相繼自殺。野野村吉安將入內城。火熾不可前。乃
自殺於二城橋上。堀田正高纔得歸第。手及妻子而出。遇
加賀兵坐入于廳。乃健鬪而死。秀賴奉淀君將自殺于天
主閣。守久之曰。勝敗常也。請暫待之。乃自觀月樓上。下
東櫓。煙燄隨下。治長徙之園莊倉中。與守久勝永共護之。
治長猶恃和議。致書兩將軍曰。羣臣願自殺以全右府母
子之命。因使人奉夫人德川氏送致東軍。東軍既取夫人
使四將來監護倉外。命片桐且元錄倉中人名。欲出秀賴
母子。四將發銃於倉中。以示絕。倉中皆哭。秀賴悽然謂守

久勝永曰。吾為太閤嫡子。而至於此。天也。乃自及而薨。年
二十一。勝永剗之。淀君抱秀賴首悲號。伏氏家道喜殺已
於是道喜治長守久父子。勝永兄弟。津川左近。竹田永應
及堀伊藤成田森島加藤高橋上野寺尾片岡垣原小室
淺井中高等一餘人皆殉之。治長重成渡部尚並有母
與北島氏湯川氏等婦女十人皆死。秀賴之未死。真田大
助隨其所之。衆諭之曰。舊臣自有逃者。子客將之子。不必
殉之。盡出走。對曰。我父命我必與右府偕死。終就倉外藉
藁而坐。不食者一晝夜。俟秀賴死乃自殺。東軍諸將爭趨
牙營。賀戰捷。小出三尹秀正子也。時侍前將軍側。前將軍

指城中火。謂之曰。如何。三尹警然俛首曰。臣不忍視。諸將或有愧色。秀賴有一男一女。皆廢出。未知所在。東軍懸金大索之。男名國松。甫八歲。與其保田中某匿。伏見農人橋畔。或睹其美質也。捕而獻之。斬于六條磧。田中持之號慟。竟殉之。京極氏捕獻其女。蜂須賀氏捕長曾。我部盛親于男山。受命縛之。二條城西門數日。斬于磧。徇而梟之。大坂市尹水原石見。匿二條城側。藤堂高虎捕之。石見殺三人而死。渡部尚與治長約為後圖。走至近江。聞秀賴薨。乃自殺。治長任了。後皆賜死。治長弟治氏。初與兄不協。往仕前將軍。至是自殺。使人以暴疾聞。治氏弟道見。礫于界浦。治

氏兄治房。與明石守重仙石宗也。逃去。伊東長次青木一重並被赦。貞田幸村妻。在紀伊。為所捕獻。亦被赦。削髮為尼。其餘大坂遺臣七十二人。卒六百人。諸出質。及通致城中者。皆被誅夷。增田長盛。以子故賜死。配所。兩將軍收城內燼餘。得金二萬八千枚。銀二十四萬兩。以金馬各二。賜井伊直孝。藤堂高虎。以賞其功。為片桐且元。置邸駿府。徙居焉。且元愧慙成疾。未至而卒。是役也。加藤嘉明。黑田長政。皆請而從。木下利房。立功自贖。得復其邑。松下重綱。亦以功得益其邑。重綱祖父之綱。即秀吉徵時所仕者也。之綱死。子吉綱嗣。關原之役。屬德川氏。其子為重綱。至是再

益邑全二萬石。凡前後之役。豐臣氏舊臣從攻城者甚衆。獨福島正則不從。二年前將軍薨。五年正則禡封。放于信濃。時正則在江戶。將軍在京師。使使者來就第傳命。正則默然久之曰。使前將軍在。則吾將一言焉。今復何言。乃起入內。內中騷擾久之。挈其兩女子出。流涕謂使者曰。吾欲與足下決死也。將先殺女兒。終不忍加刃。當甘心受命。因赴配所。將軍又使使率山陽南海諸侯。收其封安藝備後。其老臣留守廣島城。不肯奉命。俟正則書至。乃致城而去。其弟正賴爲大和守。多城主。先四年禡封。寬永八年。故加藤清正子忠廣亦會其封。肥後。放于出羽。十四年。故小

一無異字

西行長遺臣起兵肥前。伏誅豐臣氏既亡。有令毀豐國廟。獨存東山方廣寺及高臺寺。高臺者。北廳所建。以祈秀吉冥福也。加藤福島氏以其親屬助役。爲秀吉立一小祠。秀吉在時。雖有所廢。皆置之別宮。獨與北廳同居。北廳助秀吉定天下。多所裨益。常戒之曰。願良人勿忘豪席。在時也。及秀吉薨。則削髮。視秀賴猶其自出。使親屬諸將輔翼之。未嘗與關東開釁。北廳與諸將前後皆沒。而秀賴孤立。以至於亡矣。高臺之祠。至今猶有秀吉夫妻像云。外史氏曰。余遊東山。謁太閤像於高臺之祠。祠門蓋以征韓艦材造之。云嘗讀韓人所紀曰。明遣使者。窺太閤相貌。

余今一作

矮而黑。無他異。唯見其目光炯炯射人。不可仰見。今觀其像如信然者。嗚呼。使太閤生於女直。韃靼間。而假之以年。則烏知覆朱明之國者。不待覺羅氏哉。蓋其為人。酷肖秦皇漢武。而雄才大略。遠出其右。夫漢武乘豐富。馭區宇。不論可也。秦皇挾六世之積威。蹶衰殘之六國。孰與太閤之徒手奮起。制服羣雄。然過用其民力。以取絕嗣之禍者。則與秦等。彼藉累葉之烈。猶且不免。况以匹夫暴起者乎。然以匹夫得天下。非如承祖業而重失之者。土地非其固有。故不惜分其利也。人民非其固畜。故不愛用其力也。夫其不愛民力。固足以招危亡。而不惜地利。又不可以計久安。

此二者。其勢相持。而其禍相因也。然其初之所以速得天下者。無所愛惜也。譬如閭巷之人。博而獲大勝。使其不勝。一窶人身。苟勝矣。乃大揮霍之。招其朋類。醉飽喧嘩。務取快一時。唯然。故暴富而人不怨。太閤起人奴。而主大國。固已踰其所望。乃遭遇變故。投機赴會。動得如意。皆初念之所不至。而四顧當時將帥。皆其儕輩。或其所敢不比肩。一旦立其上。而常恐其不服己也。以爲吾由微賤而得司利權。苟自封殖。而不分於人。人將吾爭。而吾志不可速成也。故割膏腴。頒金帛。動舉數州之地。以賞戰功。視之不啻如糞土。彼其鼓舞奔走。一世之豪俊。以驟獲志於天下者。用

此術也。然吾糞土授之。彼亦糞土受之。未嘗德我。而以爲當然。彼之所求無窮。而我之所有有盡。以有盡供無窮。其勢不得不取之於海外。以塞之。於是七道之民。裹其未愈之瘡。以趨不可知之地。連年無所成。而其力竭矣。而極肉未冷。羣雄各有自立之心。益無足怪者。故太閤之不愛民力。由其不惜地利。而其禍遂至於此。皆其自取爾。雖然。以太閤之雄才大略。八歲定六十餘國。則以其餘力。運之海外。固其宜也。豈唯太閤爲然。當特猛將謀夫。雄傑之士。布滿天下。天下已集。而具桀驁巧狃喜事好功之心。猶未已也。譬之鷲鷹。爲俊狗。其噬齧搏擊之力。用而有餘。則必至

逼人。故朝鮮之役。是令天下羣雄肆其噬齧搏擊。以殺其力者也。然徒殺其力。而使其無所獲。則彼將不復我之馴服。而反施其噬齧搏擊於我。嗚呼。養之而不得其術。安往而可也。能飽之而不能節之。能發縱指示之而不能收。而寧之。故太閤之於羣雄。苟制服之。一時耳。豈長久之計哉。其所以速得天下。乃其所以速失之也。梁武帝有言。自吾得之。自吾失之。無復所恨。則太閤其亦無所恨耶。

